

天笑短篇小說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437B

179683

天笑短篇小說目錄

下冊

無名之佳人

石油燈

荔枝

德國臘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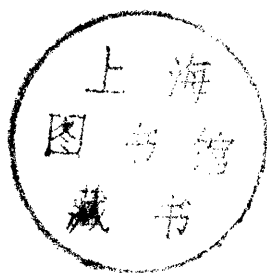
偽醫偽病

京漢道中

電話

飛來之日記

天笑短篇小說 目錄



225146

天笑短篇小說 目錄

冤

發明家

天笑短篇小說下冊

無名之佳人

天笑撰

金陵自古爲金粉之地。輒多豔迹。爲文士畫家所點綴。然一入政治家之口。則曰龍蟠虎踞。帝王所都。今吾民國共和。似宜戒此不祥之名詞矣。然而割據稱雄者。猶將肇錫。此佳號。其將光寵此江南一片土耶。而於是斗大之榴霰彈。自天而降。血雨腥風。頃刻乃成。修羅之獄。嗚呼。金陵汝本傲情適意。只可爲風月之談。乃有人加汝以雄偉之名稱。而苦惱一至於此。我爲汝抱屈呼冤。不能已已也。

蓋自兩次革命以後。室家破碎。無完相。如人肢體之不復有完膚者。婦子愁歎。翁媪相泣。胡生不辰。丁此亂世。此荒涼悲慘之景狀。匪可以楮筆描者。所謂兵

過如墟者非耶。恨史氏曰：余於某月日，道出金陵，見蕭條門巷，衰柳依然。而人煙寂寥，不堪回首。傍水西門，一老嫗設冷攤於門前，亦無有顧之者。自晨起，至於午餐後，曾未售得數青蚨。飢腸轉轉，作雷鳴矣。

余覘其冷攤，實無一略可值錢之物。破鐵之環，壞銅之柄，磁甌則去其耳，花瓶乃缺其口。其他破帽敝履，乞人所不屑者，充牣其中。顧龍鍾老婦，瑟縮可憐。十月秋深，尙衣單袷，而寒風尤爲炎涼。異趣之物，每一披拂，必故穿此老嫗衣衫。裂痕而入，余佇立其冷攤前，初非注目於其物也。默念彼蒼之窘下民也，乃不拘一格。彼老嫗者，亦聊備一格者耳。

顧老嫗之見余，佇立其前也，以爲余欲得其冷攤上物耳。卽起其震顛之軀，曰：先生需何物耶？又曰：余狀類文人者，則曰：此一扇頭，聞畫此者爲名人也。曷賞鑒之？又曰：此一筆筒，云是嘉定竹刻，在此冷攤上固無多值耳。余觀此扇頭，所

畫者殊。麤劣而竹刻之筆筒則有一裂痕直通至底。意似無所可。然而老嫗則顏色慘變。淚珠幾欲破眶而出。乃曰。先生汝能略攜數物去得。二三十銅圓。老身即可果。兩日腹乞矜憐焉。

余於是探囊出一銀幣。曰。若將去。微論若何。余必購汝一二物也。老嫗此時之感。謝蓋不可以描狀。然而環顧此冷攤。實無一物可攜。余念苟不得他物者。直攜此麤劣之畫扇行矣。已而見破銅爛鐵之下。襯一版狀似爲一畫鏡之背。余思此必西畫脫爲風景之類。則較諸麤劣之畫扇。爲得姑命。老嫗翻視之。則一水彩畫之麗人半身小影也。面爲橢圓形。幸玻璃未碎而塵穢之封積甚厚。余諦視之。蓋名筆也。

老嫗曰。此爲一畫片。先生欲之。將去可耳。余曰。姥。此物何來者。老嫗曰。迂哉。先生冷攤上物。奚能一一詢以出處。矧南京城經此次破碎。則十室而九空。壁上。

畫。隨。意。掠。取。以。此。售。百。文。錢。或。可。覓。一。飽。然。此。種。裝。飾。之。品。人。方。啼。飢。號。寒。之。不。暇。又。奚。肯。以。錢。易。此。不。急。之。物。耶。余。喟。然。遂。抱。此。橢。圓。形。之。麗。人。小。像。而。歸。後。乃。以。清。水。注。磁。盆。中。將。此。玻。璃。洗。之。刮。垢。磨。光。其。鏡。框。之。花。邊。雖。頗。有。碎。落。者。固。無。礙。也。端。相。之。則。麗。人。之。貌。固。絕。豔。年。可。十。七。八。兩。靨。微。渦。秀。髮。垂。額。修。眉。入。鬢。其。最。傳。神。者。在。一。雙。媚。眼。栩栩。欲。活。似。向。人。作。睇。笑。也。衣。一。澹。綠。之。衣。襟。上。簪。一。白。花。露。一。手。以。纖。指。輕。撚。花。瓣。者。像。爲。半。身。所。見。僅。此。耳。余。念。此。畫。家。爲。名。手。而。此。像。則。必。非。空。中。臆。造。者。特。不。知。誰。家。女。郎。乃。蛻。此。影。致。令。我。惹。此。無。謂。之。縈。思。耳。

恨史氏曰此一橢圓之小影將爲我秣陵遊之小小紀念乎於是置諸箱篋以歸越數日已忘之矣家人料理衣服忽於篋底得此兒輩譁呼曰何處攜得一新娘子來也乃懸諸余臥室中及余歸斗見此家人詢以故則以銀幣一圓易

得此影并告以老嫗窮迫之狀咸爲之慘然不怡而此美人之果爲何人又何從而知之因是遂錫以佳名謂之無名之佳人

然而余之臥榻前適懸一電燈此電燈之光線直射彼麗人小影之上而一啓目間余又適瞥見此小影矧余有一癖脫就臥後於此三十分鐘中不能至黑甜深處者則往往雙目炯炯至於清曉而萬千思慮乃如潮湧起余恐以此美人小影之擾余清睡也乃急閉目然勉強閉目而終不得濟蓋一啟目卽又突現於前且有含愁蹙黛之狀幻影呈於我前余不得已乃息其電燈而眠意謂自此可以不擾吾眠矣

而孰知此美人小影竟同妖異必欲映入余之眼簾則以時方三五之夜一輪明月皎潔中天乃自玻璃通明之窗斜穿而入月光正射於此橢圓形之小照皓魄清光中逾增其美余欲不觀而兩目已失自主之力不得已乃移枕向榻

之他端而正對此美人小影者則一著衣大鏡也自鏡中仍窺見此小影此際擾攘已終夜矣余已拋此一夜不眠顧念何以令余心神不寧者殊莫解其理由夫藝術品見者亦多矣彼畫工雖佳詎無佳於此者而容貌縱美究不審爲誰氏女郎矧安知非畫家意匠而我乃癡人作此空想夫所謂畫中人亦奚有不美者則我之蠢蠢尤當不致此

然而月落參橫天微明矣遠近廠家嗚嗚作聲而我亦朦朧睡去至日上三竿始醒顧以昨宵失眠微有不適余固懲於昨夜之事今日必去此肖像乃於壁上取下孰知一失手而鏡仆於地框裂而玻璃亦碎余曰無妨此鏡框本已剝落擬易以新者於是乃去此框而斗現一紙此紙爲澹紅色余展誦之而淒婉之情填咽心頭矣

其詞曰『嗟夫余乃不幸而爲畫家不幸而爲畫家以描我愛妻之容我至此

腸斷淚枯矣。方汝之來歸也。汝父母雅不欲以汝前途燦爛如錦。矧門第亦未相當。汝出名門而我一寒士。詎能相偶然。汝以傾向美術之心。既摯且篤。我又烏能拂汝之意。孰知天慳其緣。僅成三月之夫婦耶。

汝既聰明於藝術之進步甚速。而病魔相侵。夫豈意料所及。當蜜月之第三朝。汝晨起卽咳嗽。余以爲慮。擬爲之延醫。汝笑謂咳嗽我常事耳。詎足爲病。豈一做新婦便嬌怯耶。余謂咳嗽非他病。宜早醫治。汝謂卽今便死。我亦安帖。當有人爲之落淚。余急掩其口。并謂汝若再言此者。當呵汝癢。竊思洞房三日。遽作是語。我已深訝其不祥。乃今日適成爲讖語。嗟夫。嗟夫。尙何言耶。

當汝之促我爲汝寫照也。我曰爲日正長。何苦苦相逼。蓋我今日筆下。正忙料理應酬之件。略事清楚。然後擇風景幽荷之處。貌汝風鬢霧鬢耳。然汝頗不耐。曰惜墨如金哉。此名畫師之所以寶貴也。余曰君勿笑人。暇當卽搨管也。請君

擇一最可意之攝影不兩日成矣汝乃笑謂如此我又奚煩汝攜一照片出墨西哥銀幣數圓即可獲一似是而非之寫影微論我一向所攝之影了無一當意者卽有之我亦不欲也余曰旣如此我當摒擋俗務整頓余神一爲之第吾畫通神汝勿等於遊戲也

嗚呼哀哉此三閱月甜蜜之光陰中我乃描汝玉貌一幅然而號稱三月甜蜜之光陰而酸楚之時光已據其半此一幅固尙自甜蜜中來也余之描此容也固非一日必待風光明媚之時與汝喜悅歡暢之候著此數筆而汝亦對鏡凝視時時參預其間務令汝嬌婉媚麗之容光生香活色仗我妙筆以活現於紙上而汝亦梳掠旣竟坐我畫桌之傍若爲每日之功課者抑何癡耶然幸以汝之癡而猶得留此紙上之眞眞脫如我意則方謂來日正永就汝一身爲描百美之圖亦易易耳而詎知斷送如花僅在此兩三月間耶及後汝旣

病矣而猶復日日強起梳裝以欲早了此一幅之畫我乃夢夢未知嗚呼我與汝三生石上之緣已了所未了者殆僅此一幅之畫乎

及後汝容光乃益消瘦而吾畫亦粗具僅餘修飾之功而汝於此時不許描汝憔悴之容我固知汝心痛然我將以何語可以慰汝汝每至夜分兩頰如染霞愈顯其美汝嘗對鏡曰此畫中著色亦如是耶余曰否此非天然顏色也乃汝夜來火升耳晨來陽光射紅窗而進並臥鴛枕棠睡初醒意猶惺忪此嬌憨之態最可人意温香軟玉滿懷在抱時余孜孜視之汝則避其臉於繡衾中笑謂日灼灼視人殆不識我耶余曰非也此天然好顏色爲著色地耳嗟夫此景此情寧可復得耶

自汝死後我已盡焚其所作之畫所未焚者僅此一幅耳幸而我子然一身了無繫累然憂能傷人狂惟縱酒我年當亦不永矣我恐一旦奄忽卽將追隨汝

於冥路嗚呼我愛妻汝其遲我於九泉乎我誌數語於此以附汝小影之後我性孤介無友朋可託他日汝小影或落文人之手見我此語或亦有發此可憐之悲喟而爲之表揚者然我姓氏不留人間亦但知世界中有此並命可憐蟲而已苟或不然則付之販豎取以代薪夫亦同歸泯沒已耳」

恨史氏曰我讀此竟不覺淚浪浪下然我殊不知此淚之何自而發也紙中所作字極娟秀是豈庸庸一畫家也耶苦於彼之所述曾未一道及姓名則正未知畫中人爲誰而畫之者之又爲誰也渠又謂脫遇文人當有爲之表揚者試思將如何爲之表揚耶某月日余又往金陵乃將此紙錄一副稿於家仍攜此肖像及其原稿往頗欲偵探其爲誰何至水西門則蔓草荒煙欲覓此設冷攤之老嫗而不可得悵悵而返明曉赴友人招飲酒半酣紅光起於天半警笛亂鳴知己火起探之則我所寓之旅館也而此肖像及原稿俱燬於火嗚呼此畫

豈真通靈不欲流傳人間耶余乃以其事告諸吾友天笑曰此小說材料也

石油燈

天笑 毅漢合譯

瑞士某村瀕鄰名都勝地而山秀水明掩映於千巖萬壑中林樾參差草木鬱葱山禽野獸時出沒其間殊罕人跡似與塵世相隔絕矣而巨巖之背適當都邑之前樹木陰陰中微露粉牆一角隱約可辨近而視之則古屋三椽饒有蒼老氣煙突中炊煙天裊而出孰謂此間無人跡者城中電線亦直至此處而止屋內香潔不類村家中有一老嫗一中年婦雖齡男女各一嫗殊勤儉遠過彼中年婦人每至夜闌人靜仍枯坐室中拈針作女紅若至他室觀之則電燈輝煌高枕酣睡與嫗之對彼閨閣石油燈而枯坐者正大不相類嫗室之石油燈已非近世物蓋近來科學發明競尙電燈雖窮鄉僻壤電線可直達非貧困之家必不用石油燈也顧嫗家小康非寒素可比他室皆裝設電火獨嫗則視

此石油燈爲其第二之生命非至更深不肯離燈而睡此又何故者

中年婦人爲嫗之女。雖齡男女。則外孫也。嫗無子。惟此一女。適於陸軍中將某。於前歲戰死。遺子女各一。卽二童也。中年婦名珊林。態度狀貌無一不酷類乃母之少年時。固不可多得之佳麗。二童之美。較之珊林。則有過之無不及。兼以一種天真爛漫。與凡兒自不相同。老嫗則顧而樂之。自念暮年得此。殊可娛晚景也。

某日爲嫗之生辰。珊林與二兒議將竊去嫗之石油燈。而以電燈代之。以博老人一粲。是日闔家皆衣新衣。羣以花果餅餌獻嫗。祝嫗壽。嫗皆笑納之。珊林更歌其所最得意之曲。以助興。嫗果大樂。已而日色漸暮。嫗將歸寢室。更夜衣。二兒知之。先至嫗室。伏於電燈開關機下。嫗入室。暗中摸索得燐寸。二兒見之一。揜機關。電燈卽隨手而燃。通室明亮。嫗方駭異。問二兒已撲入懷中。吃吃笑狀。

至可愛。珊林亦入爲道厥。故嫗始悟。忽坐一安樂椅中。含愁無語。珊林殊詫怪。二兒亦愕然。不知所可已。而嫗始吁氣。長喟曰。爾等用意良佳。電燈之力。我豈不知勝於石油燈。特汝曹未審我胸中所蘊者耳。此石油燈式古物。舊似不雅觀。且不合用。然此燈曾立大勳建大業。以保我瑞士全國。成我查爾士一家者也。珊林曰。有是哉。嫗曰。汝曹聞此。得無謂我狂易。汝曹若欲聞此燈之歷史。我可爲汝曹言之。珊林曰。長夜沉沉。正苦無消遣處。阿母能作演說家。爲兒輩驅睡魔。大好事也。二兒亦力促嫗說。嫗乃言曰。當余少年時。與吾叔居比今村中。吾叔乃一副牧師。慈善愛人。村人亦仰之如神明。一村之長者也。所居之室。形式頗小。其中有禮堂。客室。臥室。等皆備足。供吾二人用。其鄰則爲一鐘樓。樓頂有十字架。此鐘吾叔司之。乃禮拜聚集所用。是時余年甫十八。除助吾叔氏料理家政外。幾不知復有其他矣。叔氏愛我。視如己出。我兩人雖非父女。而情誼。

之深。厚。幾。有。過。而。上。之。是。故。深。得。天。倫。之。樂。孰。知。天。不。厭。亂。戰。禍。連。結。敵。勢。漸。逼。漸。近。且。將。陷。城。吾。與。叔。氏。惟。日。夕。禱。告。上。帝。望。和。議。速。成。敵。軍。速。退。俾。我。生。靈。脫。此。大。難。不。數。日。敵。軍。大。勝。道。經。吾。村。居。民。不。堪。其。擾。犧。牲。性。命。者。卽。吾。村。已。有。數。千。家。村。中。禾。稼。蹂。躪。殆。盡。幸。吾。叔。爲。教。士。又。爲。敵。軍。療。傷。始。克。免。於。危。亦。云。險。矣。敵。軍。既。過。我。軍。支。隊。之。馬。隊。旋。來。爲。敵。敗。入。吾。村。馬。隊。隊。長。爲。誰。一。丰。姿。英。爽。之。壯。士。卽。爾。等。之。先。祖。父。而。我。之。良。人。也。

言。已。取。其。頸。環。所。佩。金。製。小。照。盒。啟。示。之。盒。內。兩。面。嵌。男。女。半。身。像。各。一。其。一。則。衣。軍。衣。威。勇。之。狀。令。人。見。而。生。敬。雙。目。奕。奕。有。神。光。上。脣。濃。鬚。少。許。益。增。其。壯。其。一。則。十。八。九。好。女。子。也。嫗。曰。左。者。卽。爲。若。祖。若。父。右。者。卽。我。也。是。時。我。本。不。識。其。人。彼。以。戰。敗。入。吾。村。復。至。吾。家。問。吾。叔。以。敵。來。時。之。狀。况。叔。一。一。告。之。彼。乃。領。首。默。思。若。有。所。計。畫。已。而。聞。軍。號。聲。嗚。咽。遠。風。送。來。彼。側。首。傾。聽。曰。敵。

近矣。乃急出吾屋取遠鏡四瞭。時我乃在臥室。室窗之前。卽爲彼瞭敵之處。彼忽大呼歸隊。部下皆集。又發令謂敵人在東北方。發現放鎗。攻擊部下皆放鎗。向前擊射。珊林曰。阿母。當此得勿驚乎。嫗以其老光眼鏡上部漏出視線。視珊林而微笑曰。前次敵人入我村時。礮聲撼山。嶽彈子縱橫亂飛。繁如雨點。已習聞之。故此。次聞鎗聲。頗不以爲駭。且伸首窗前。樂觀之時。敵軍子彈亦向我等方面射來。我軍竭力抵禦之。無如敵衆我寡。勢終不支。忽有二人從側面倉皇來向爾祖行禮。報告謂敵軍已近。有三千餘衆。彼……查爾士卽命其部下後退。我軍旣退。查爾士猶未及行。忽高舉雙手作搖狀。久之卽倒地。余大驚呼。急閉窗往覓吾叔。四覓不得。及至屋外。始見吾叔方與一人左右扶持查爾士入吾屋。安之。椅中與吾叔扶持查爾士者。乃查爾士之傳達兵名波布爾者也。余急取水飲查爾士。方吾以杯授查爾士時。彼一觸吾手。吾忽如受電一震。審知

查爾士祇足上受一彈幸未傷及骨而查爾士尙談笑自如毫無痛苦余叔察其創口欲爲其取出彈珠查爾士曰無須彈子已穿出矣波布爾至門際傾聽久之忽呼曰噫敵聲甚近奈何奈何吾叔曰爾二人可暫避鄰有鐘樓安尼爾可導彼等至鐘樓之頂一避恐敵人來此搜索也余應之乃導彼等去既至鐘樓彼二人皆席地而坐余則由窗際俯瞰見敵軍無數蜂湧而來我乃坐地上問查爾士覺創痛否彼云不痛惟言勞姑娘如此看護良覺不安不知圖何報稱耳余曰噫休矣子壯士亦值得以此瑣瑣者掛諸胸臆耶救護傷軍乃我婦女教士之責余方言至此波布爾忽力牽余裙余不禁愕然回首波布爾作怪狀曰姑娘此間亦有食物否余曰有之我當偕子往取遂與之同下至吾屋敵人已潮湧而至波布爾頓足大呼余亦幾至束手無策牽之至禮堂內波布爾甫入禮堂敵軍已入屋內我則跪地上作祈禱狀實則暗祝查爾士及波布爾

無恙也。幸敵軍長途跋涉，疲餒已甚，志在食息，不甚加搜索，敵皆趨至客室。我乃取一柳枝籃，盛麵包一方，麥酒一罇，將往饗查爾士。方至屋外，見敵軍方詢吾叔。吾叔則誑之。教士特本不能作誑語，然以救護生靈，須用權術。上天亦不加罰也。敵軍見我，向我調笑。吾敢怒而不敢發。彼輩亦旋即離我。他去已見一長衣教士，翩然而來。我心大爲詫訝。默計此間除吾叔外，更何得有第二教士者。細審之，非他人，卽波布爾也。我且駭且異。波布爾坦然若無事，合掌俯首徐步而行，儼然一有道之牧師。至我身旁，見敵軍距離稍遠，卽作怪狀笑視我。我問之曰：爾何得此喬裝品者？幾令我不能識子矣。波布爾搖首呼氣曰：險哉！姑娘引我入禮堂，聞敵人入屋聲，惶駭幾絕，急自藏身衣廚中。見此衣，卽取而更之。以出我大笑。波布爾正色曰：姑娘此非笑時，獨不一念傷者，飢且渴乎？食物已將來否？我舉籃中物授之，曰：祇此耳。波布爾曰：足矣。顧無物爲其裹傷，奈何？我

沈思少頃。卽解圍裙授之。波布爾笑曰。查爾士得此裹傷。當可早愈矣。姑娘誠……我大賴俯首不能作一語。彼以下作何語。亦不聞之。及舉首。則波布爾已去。後此聞查爾士告我。謂波布爾以我之圍裙授彼。時彼大樂以吻親之。波布爾則挪揄萬狀云。

我見波布爾已去。復回屋內。看護傷者。傷人時作狂噬。令人驚駭。後此波布爾又告我。謂彼以圍裙授查爾士。後卽由鐘樓而下。下樓時衣袂飄揚。露其軍褲。彼覺之急牽衣蓋之。此後遂不敢闊步。急行。旣下鐘樓。復至余屋。入禮堂。禮堂與吾叔之臥室爲鄰。僅隔一層薄板。敵軍之首領卽在此室。作祕密之議。事波布爾偵知之。伏而竊聽。惟語細不可辨。喁喁絮絮。不知所議者何事也。波布爾忽憶身畔有小刀。并附有螺旋鑽。卽以鑽穴壁而窺。旣通此穴。鄰室之聲浪亦由此小孔透出。見室中一小桌圍坐四五人。類皆敵軍領袖。方議欲以全軍之

力襲擊我軍支隊大軍也已而議決定於本夜依計實行孰知彼心惡如狼之毒計竟敗於此大不盈寸之小孔哉波布爾聞之心膽俱裂不知所措默念大軍一敗則全國已矣焦思良久乃以鉛筆書一紙至客室觀敵人不覺時暗授之我我接之未敢卽啓視恐爲人察塞之衣囊中乘隙返我之臥室

今且言波布爾矣波布爾以紙授我後卽由僻徑穿森林而疾行繼以狂奔涉淺灘下體盡溼此時波布爾已將教士之長衣脫去惟衣汗衣首頂教士冠足則仍軍褲驟視之不知其爲何人故將抵本營時哨兵見有人倉皇而來疑爲敵軍偵探舉鎗欲擊波布爾舉手止之而哨兵欲擊者屢波布爾則力呼勿開鎗蓋此時彼之生命已繫於千鈞一髮中矣及至近哨兵始識之互相大笑波布爾自慶脫險卽急至長官處報告謂馬隊失敗隊官受傷暫避民家敵人將於今夜來襲我已計定反擊之法祇須伏全軍於村外叢林俟其出時村中

鐘樓當有火光之暗號。突出擊之。當必得勝利。長官深嘉許。卽令其爲前鋒。兼嚮導。波布爾毅然諾之。

我返臥室後。卽取波布爾所授之紙讀曰。

敵人將於今夜夜間出村外襲我大軍。若見其出時。速置火光於鐘樓。毋誤。

我始而怪。繼而悟。余臥室有一燈。當可供用。然若以燈攜至鐘樓。必經屋外。偶或不幸爲敵人察覺。豈非大負所託已。乃決計由屋背往。遂取燈由屋背匍匐。至鐘樓第二層之窗。入當我獸行屋背時。幾墮者。屢頗自危。慮若不幸而墜地。上非特性命可虞。且敵人一見。必大啓疑竇。搜索及鐘樓。則查爾士無幸。吾叔亦無幸。吾軍亦無幸。是皆擔負於我一人之身也。故斯時。殊惴惴及抵鐘樓。始如釋重負。見查爾士方斜臥地上。凝神傾聽。及見我。至忽露笑容。我告其所以。

查爾士亦大樂。此時吾輩以少年二人處此鐘樓內。顧大局所關國命所繫。不得因避此私人之嫌疑而棄國家於不問也。我留鐘樓上。以待天暮。查爾士雖武人。然吐屬文雅。不類糾糾者。且英發之氣。流露眉宇。二人復心投志合。寧得不兩相傾慕。我不覺亦侃侃而談。略無羞怯之狀。已而查爾士竟向我求婚矣。汝曹試思之。焉有男女相識未半日。而遽已道及婚姻事者。而情之所鍾。固不拘拘乎相交之久。近余俯首不言。已心焉默許。惟查爾士則力求余之一諾。余不得已。覩顏伸一手授之。查爾士大喜。卽接而加諸吻。此卽我與爾祖爾父定婚時之緣由。及景狀也。天漸薄暮。我急離鐘樓。至村口藏身於一電桿下。胡笳聲慘。歸鳥鳴怨。冷月懸空。明星閃爍。風聲過處。似有千軍萬馬。挾而俱來。我處此境。不寒而慄。強耐少時。仍無影兆。亦不因此而稍減熱腸之熱度。已而果聞步伐聲漸近。月光下見敵軍魚貫向村外去。刀光灼灼。令人毛戴。我急返鐘樓。

告查爾士以所見燃燈伸出窗外查爾士亦力疾強起伏窗檻外望我軍伏叢莽中見鐘樓上明燈一點其力似較星月之光爲大卽預備前敵鎗實子劍出鞘俯身前進見敵軍亦由遠處迎面而來不覩我軍也我軍皆伏地上不進至敵近時波布爾發令一聲排鎗齊發加以無情之巨礮亦轟轟連擊出其不意敵大亂東竄西奔少頃鎗礮聲止積屍滿野敵人消滅殆盡我軍皆三呼萬歲查爾士亦竭力疾呼以祝勝利俄而吾叔忽忽至鐘樓倉皇失措謂我曰噫爾在此乎我遍覓爾不得令我急煞矣而今何如者我曰我軍全勝矣查爾士又呼曰老丈萬歲叔曰果乎言已亦隔窗下望見迎風飄拂者皆我軍之旗號也亦大奇詫以爲我軍方大敗何一時竟能獲大勝利我告之以故叔亦歎賞不已時波布爾與查爾士之同伍官長皆至鐘樓慰問查爾士傷吾叔則款待殷勤略無倦狀

自此役後敵鋒頓挫不敢更作非分之想查爾士及波布爾皆有加賞查爾士養痾吾家不久已愈卽由吾叔主婚行婚禮此燈之歷史亦完結矣汝曹思之此古舊之燈寧非建大勳業者耶今日吾國生命非皆出於此燈所賜者耶此事似皆爲波布爾之智謀然不可謂非此燈之功也爾等爲我設想此燈能棄置否乎

珊林聞嫗言時驚時喜時樂時悲及聞嫗作結束之語皆曰可貴哉此燈我等仍當爲阿母取來此後且當敬之如神明也於是家中人同聲呼曰石油燈萬歲石油燈萬歲

荔枝

天笑 毅漢合譯

達克民晨餐已畢視壁上時鐘已九時矣遂匆匆詣大洛街之司林麵包肆達克民爲肆中一會計晨出而宵歸肆中以九點鐘開始交易達克民見已屆時

深恐主人見責沿途意頗惴惴第見是日街衢至潔淨車馬稀落行人亦疏引以爲異以爲今日既非星期又非聖誕胡爲街中景狀乃如許清寂抑豈此間有異變耶正百思莫得其解而黯淡陽光雜以濛濛細雨雲澹風微別有一番氣象道途間則潤而不溽鬆而不乾大適於步行顧人皆匿跡滋可異也至麵包肆之前見門側玻璃窗上仍蔽以木扉急叩門入氣喘如牛汗隨頰而下見肆中亦寂寂非復如曩日之喧攘肆主司林先生則衣大禮服此服陳舊如十年前之物而達克民自入肆以來曾未見其主人一御也渠口啣菸捲坐而閱報几上置平頂之高冠一似將赴大典禮者見達克民至則徐徐置報紙於膝頭去其繫繩之眼鏡言曰若何爲復匆遽至此達克民曰主人恕我詎今日乃休業耶司林先生大笑聲磔磔如老鶡脫在樹間林葉當爲之震動也曰汝尙未知之歟我見汝遲遲不來意汝已夙知之耳達克民曰否我無狀來遲

耳實因昨夜核一帳。至於夜半始睡。今乃失眠也。

主人司林曰：勿憂。我不汝咎。蓋今日休業來遲。又何妨者？若宜歸與汝妻。孥同享家庭之樂也。達克民向主人鞠躬。且曰：謝主人。第今日究以何事休業？耶主人曰：且勿謝。我宜謝至尊國皇。今日偕白羅公爵同赴西林行狩。鑾蹕道經是間。特賜沿途商號店肆休業一日。以表愛民之意耳。達克民曰：噫。有是哉。是爲特有之盛典。我敬謝皇帝。主人曰：我備佳釀於此。汝盍伴我進數觥乎？達克民諾之。司林先生乃屏去口中菸捲。及膝上報紙。就櫥中出一黑瓶。復取酒杯二。傾瓶中酒。注滿杯中。二人以杯相觸。同聲呼曰：願皇萬歲。均一引而盡。

達克民曰：佳哉。酒也。乃我生平所未經嘗。司林曰：誠然。此酒出自名廠。我亦不恒御。此以其價頗昂也。語時。斗聞隆隆之聲。連貫作十三響。達克民曰：是何聲也？司林沈思久之。曰：御駕啟蹕之號也。我審其數而知之。達克民曰：我聞之。乃

心蕩不已。在今日大典。何乃有此徵兆。司林笑曰。惡。是何言。酒烈乃激動爾血脈耳。達克民點首曰。或是。司林曰。此時御駕已啟蹕。啓蹕處距此可六里之遙。子宜歸矣。達克民乃取冠謝別而出。

時見街衢兩旁衛隊林立。鎗末之刃森然。羅列衛軍制服。藍赤相間。衛軍之後。又附以警察衣。嶄新之制服。往來梭巡。肅然無譁。有衣禮衣而鵠立道傍者。胸際咸佩有寶星勳章之屬。皆緘默不作一語。警察見達克民自肆中出。既無勳章及寶星。又衣常服。乃揮之使去。且低語之曰。行人禁止往來。趣入達克民更欲有言。顧不及其發言。已爲警察推之入。司林見達克民去而復返。異之。達克民曰。路上禁止行人矣。司林曰。何以如此之迅也。然則汝且留此。言時指一椅令坐。

向例。達克民在肆中除理事外。鮮與主人交一語。而司林亦靜默寡言。似不甘。

與其在下者抗禮。既示達克民以坐，則仍取報紙披閱。若已忘其側之尙有達克民其人者，達克民挺然危坐，頗覺瑟縮不寧。若在平時治事，則固夷然若無事。今默然相對，反覺不知如何始適。見主人笑，亦笑。見主人戚，亦戚。實則司林之一顰一笑，皆感觸於報紙之所紀。載達克民又何知者？百無聊賴中，但聞屋後主人之妻子喧嚷聲，并囑其兒女作事治餐聲。餘則主人之咳聲及壁上時鐘針動之聲而已。

如是者可半點鐘。忽聞街衢之上有異聲起。其聲則馬蹄步伐雜以軍樂也。司林卽置報紙於帳櫃上。小語曰：御駕至矣。我輩微賤，不得參與迎鑾之列。以瞻仰天顏。惟吾窗有隙，可以伏而觀之。司林言時，其肥碩之夫人出兒若女，亦均跳躑於後。隨之。司林怒，以目令勿喧。防爲警兵干涉。將治以不敬之罪。達克民已伏窗際外，窺顧道旁爲衛軍警察及歡賀者所掩蔽。第見旌旗之屬與鎗尾。

之。刃。馬。隊。之。冠。陸。續。而。過。其。中。則。雜。以。馬。蹄。步。伐。之。聲。間。以。軍。樂。而。劍。佩。丁。當。觸。地。作。響。已。而。御。駕。已。過。行。人。塞。道。矣。而。達。克。民。亦。匆。匆。別。其。主。人。歸。家。比。及。家。則。見。其。妻。踞。榻。痛。哭。達。克。民。亟。問。故。妻。哽。咽。曰。曼。利。爲。警。察。拘。去。矣。達。克。民。聞。此。如。墮。冰。窖。中。驟。覺。血。爲。之。凍。呼。曰。曼。利。方。六。歲。果。以。何。事。而。被。逮。也。其。妻。拭。淚。曰。我。自。菜。市。購。物。歸。乃。未。審。今。日。御。駕。過。此。阻。不。得。前。逗。留。安。立。家。者。久。之。及。歸。遍。覓。曼。利。不。得。呼。之。亦。無。應。者。往。叩。鄰。家。士。密。司。夫。人。士。密。司。夫。人。張。皇。告。我。謂。御。駕。將。經。此。時。乃。有。一。包。裹。之。物。自。此。間。左。右。之。樓。上。擲。下。此。包。裹。不。甚。鉅。堅。且。重。外。裹。以。紙。束。以。粉。紅。色。之。緞。帶。衛。軍。警。察。見。而。大。駭。蓋。前。此。曾。有。人。以。爆。烈。之。彈。擲。擊。內。務。大。臣。彈。著。地。不。爆。發。其。形。色。包。裹。與。今。日。所。見。者。相。類。似。故。決。其。爲。炸。烈。彈。無。疑。有。數。人。謂。確。見。此。物。乃。自。吾。家。樓。窗。內。一。小。女。娃。擲。下。者。遂。逮。曼。利。去。汝。試。思。之。吾。輩。安。分。之。良。民。橫。遭。飛。禍。且。不。審。將。

加。以。何。種。罪。名。也。

達克民噤不能聲。汗出如濯。少選。乃曰。士密司夫人。今又何在者。妻曰。渠方爲我探聽消息去也。方語時。聞扶梯上足音。蹶然。妻曰。渠或歸矣。顧來者。殊非士密司夫人。乃蹙腹睥目之。警察二人厲聲斥問。達克民曰。子卽達克民乎。達克民曰。然。警察曰。然則請君偕行。卽自衣囊中出手銬。銬之行。其妻益大哭不已。一警察迴首握拳擬之。曰。更呶呶者。并爾亦繫之去。

達克民既至。審判廳。則見己女曼利已先在。曼利見父至。則張兩臂欲奔就之。審判官叱曰。止。警察乃挾持之。弗令前。曼利大哭。達克民亦覺淒然。審判官曰。若爲達克民歟。曰。然。曰。此小女娃。曼利者。卽爾之女乎。曰。實爲余之所自生。若執何業者。曰。爲司林麵包肆之會計。審判官曰。汝家中尙有他人乎。曰。尙有一妻。曰。爾之女。乃冒萬死之罪。爾知之乎。達克民曰。長官聽之。民人素安本分。未

嘗有非分之行。且小女僅六齡。果因何事而冒萬死。審判官曰。若女以爆裂彈投御駕前。欲行刺皇躬。若猶佯爲未覺耶。達克民曰。天乎。吾女年幼。安知所謂行刺者。

審判官沈吟半晌曰。雖然是誠。難保不受他人之指使也。今爾可靜聽。若女兒之供詞。顧謂曼利曰。頃間之物爲汝所擲者乎。曼利曰。其父蹶踏不能言。達克民曰。曼利爾何爲者。可直言之。我向者非誠。爾勿作誑語乎。爾當猶憶之也。審判官又謂曼利曰。如何。曼利曰。然也。達克民聞此。然也。二字乃大駭出意外。蓋心中滿擬曼利答以否字。初不期劈空來此兩字也。然則此包裹之物。果爲曼利所擲矣。讞定而將罹殺身破家之罪矣。

於是審判官又詢曰。誰令若擲此物者。曼利忽露嚴毅之色曰。我自爲之。審判官曰。若何爲而擲此物於御駕之前。曼利曰。我以愛皇帝故。始擲之也。我向聞

吾○父○母○言○皇○至○愛○我○等○故○報○之○以○此○物○審○判○官○曰○包○裹○中○爲○何○物○曼○利○曰○一○鐵○
罐○耳○曰○罐○中○有○何○物○曼○利○曰○此○物○可○食○者○曰○何○名○曼○利○閉○目○思○索○者○久○之○曰○其○
名○我○已○忘○卻○但○知○其○非○常○有○之○物○我○曾○一○啖○之○其○味○良○甘○乃○鄰○家○葛○德○芬○所○餉○
我○者○渠○家○則○自○中○國○歸○攜○得○此○物○也○謂○將○售○之○於○市○每○罐○價○可○兩○先○令○我○費○三○
月○之○久○積○得○兩○先○令○購○自○彼○處○今○晨○聞○皇○帝○將○行○經○此○間○我○意○皇○亦○必○未○嘗○此○
物○此○物○來○自○遠○方○味○美○卽○我○亦○甫○經○一○嘗○耳○故○裹○之○以○貢○於○皇○前○

審○判○官○曰○然○則○何○必○自○樓○上○拋○擲○而○下○曼○利○曰○舍○擲○之○外○實○無○他○法○足○以○進○於○
皇○前○警○察○阻○吾○門○禁○不○得○出○也○審○判○官○顧○謂○陪○審○者○曰○然○則○將○何○以○辨○其○誠○僞○
一○陪○審○官○曰○試○傳○其○鄰○葛○德○芬○至○對○質○之○可○耳○又○一○陪○審○官○曰○無○事○株○連○無○論○
若○何○我○輩○終○必○一○驗○罐○中○爲○何○物○罐○一○啟○露○則○案○可○立○定○審○判○官○曰○脫○罐○中○果○
爲○危○險○之○物○則○啟○之○者○且○殆○曰○可○令○曼○利○自○啓○之○去○此○西○北○有○鬥○獸○之○場○可○令○

渠在場中自啓之果爲爆裂之物則此女娃已罪在不赦今死於己手亦屬應得且將執其父而刑之苟非危險之物則自可宣告無罪卽日釋放

審判官聽其議令警兵先以鐵罐置諸鬥獸場之中凡審判之官員及被告均一一蒞場外場內四周圍以軍警擊鎗護衛審判官語曼利曰今授汝以啓鐵罐之刀爾自入場中啓之啓時勿得移動至十武以外違者鎗發爾死矣曼利曰諾第我向未學得啓罐之法或力弱不得啓奈何審判官曰試爲之曼利乃執一啓鐵罐之刀從容入場內此時場外圍而觀者擁擠如堵以爲刃尖一下則炸彈可立時爆發聲震天地於是婦孺皆掩耳迴首惴惴以待少選卽聞場中有一嬌穉之音大呼曰長官視之罐已啓矣審判官立取遠鏡視之見罐果啓曼利高擎之於頂遂命警察往將之來警察挾曼利及鐵罐至審判官取而視之愕然曰此荔枝也曼利曰然荔枝我頃者忘其名矣斯時旁聽席上歡聲

雷動審判官和顏愉色以手撫摩曼利之頂曰穉子用意良佳我今已知之擲物於御駕之前乃犯國法然汝愛君之心可嘉矧年幼無識今釋汝歸矣罐中荔枝可攜去自食之乃傳命并釋達克民

曼利歸其父若母忻幸不已對於曼利則責慰兼施翌日各報紙喧傳此事可三日後忽有宮眷來召曼利入宮其父母亦不以爲慮歸時乘兩馬之車車中載物纍纍無數曼利則已易以新衣寶光燦然其父母大樂抱與親吻不已問曾見皇帝否曼利曰見又問皇作何語則曰皇甚喜我并賜以種種玩物皇后則與我接吻第誠我後此勿更爲此事云

德國臘腸

天笑 毅漢合譯

那一天紅星中尉忽聽得他部下一隊的營裏起了一陣譁笑的聲音被風吹了過來譁笑本來並不犯什麼軍法但這聲浪非但奇異而且其閎巨非凡平

常從未有聽見過的紅星中尉一想如此不亂了軍紀嗎便想走進去禁止他們剛進去了祇聽得人叢中飛出一種倫敦的土語他道唉我最喜歡的是臘腸要是油煎的更可口說完了隨著又是一種狂笑這笑聲連續不絕竟似機關鎗一般但是這兩句話本來平常的很沒有什麼可笑只是這婉婉轉轉的倫敦土音也有引人發笑之處笑聲止了又聽他說道我的老情人呵你可知這德國的臘腸實在味佳無論是冷是熱都極可口現在時髦的人家那一家不藏著這東西說完衆人的笑聲又起較前尤烈紅星中尉被他們這一笑也有點兒忍不住齧著舌尖微微的露著笑容停了一會強把自己的嘴唇緊閉攏來排開衆人走上前去見一箇身體肥碩的兵士手裏拿著一枝臘腸坐在木箱上紅星中尉舉眼一望這人的面貌掌不住也噴的一聲大笑起來這人便是底雷是戲場上的滑稽名角他每一登場還沒有開口那些觀客見了他

的面容已笑箇不住。庇雷起初在軍隊中服役，後來登了劇場，到如今又入軍隊服務了。他在軍隊中有許多笑史，從前本來瘦弱似病人一般，後來曾經一箇良醫用點小小法兒將他診治好了，所以於今竟肥碩起來。紅星中尉自己先住了笑，正一正容對庇雷道：「不許再喧譁了。全隊的秩序都給你一人擾亂了。」庇雷一聽這話，忙的恭恭敬謹立了起來，行了一箇軍禮。這事不是完了嗎？可是紅星中尉瞧了庇雷這般嘴臉，忽然掌不住又笑起來。衆人見中尉一笑也隨聲和著笑聲，又鬧成一片。中尉忙止住了笑，睜目作色禁止旁人。這纔大家安靜了一點。瞧那中尉臉上笑容還沒有全斂呢。過了三天，紅星中尉告大佐說道：「庇雷這厮論他的性情也算不惡，講他的行爲并沒什麼違法，但是有一層是他的壞處，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那喧譁便好似隨著他行到這塊，這塊要喧鬧起來了，到那塊，那塊要喧鬧起來了。我實在不能和他說話禁止他，因

爲我一見了他便掌不住要笑將起來。這卻并非他的語言可笑。乃是他說話時的模樣實在令人忍俊不禁。今天早晨下官命斐立去囑咐他不准吵鬧。我在遠處瞧著。祇見斐立進了人叢之後。果然靜了一會。那嘻嘻哈哈的大笑聲又起來了。斐立帶了一臉的笑容走了出來。是我看見了。不能不將那斐立申斥了一頓。其實也難怪他如此。便是下官見了庇雷的模樣也忍不住要笑。如今祇好再覓別箇不易笑的人去禁止他罷了。大佐背著左手將右手撚著鬚子。挺著胸說道。他惹得全隊人喧笑。卻不打緊。祇怕還有旁的惡作劇弄出來。那便不得了。咧像這軍事旁午的時候。秩序怎能教他有一點兒錯亂。你且把他喚來。我自。有道理。過了十分鐘。庇雷已到了大佐的室中來。大佐正色厲聲喝道。庇雷。擡起你的頭來。我聞得你擾亂我軍中的秩序。這是什麼道理。庇雷道。請長官聽下。卒一語他們的吵鬧。卻與我無干。這是他們自己不好。請長官。

想。想。凡。是。一。箇。人。要。想。著。有。趣。便。無。論。瞧。見。了。什。麼。東。西。聽。見。了。什。麼。話。兒。都。是。有。趣。的。他。們。因。爲。都。想。著。有。趣。所。以。經。不。起。這。麼。一。句。話。也。都。大。笑。起。來。還。有。我。的。臉。兒。原。是。天。生。就。的！。庇。雷。說。時。他。的。臉。仍。是。安。穩。莊。重。如。無。事。大。佐。一。瞧。一。股。笑。氣。直。從。丹。田。經。過。肚。子。到。了。喉。嚨。要。破。吻。出。來。虧。得。大。佐。是。向。來。莊。嚴。慣。的。勉。強。將。這。股。笑。氣。一。壓。壓。住。了。暫。時。停。駐。在。喉。嚨。可。是。他。那。兩。張。嘴。唇。已。有。點。嘻。開。像。要。歡。迎。那。股。笑。氣。出。來。也。似。的。說。道。難。道。你。不。裝。鬼。臉。他。們。也。會。笑。嗎。庇。雷。道。我。何。嘗。裝。鬼。臉。呢。我。自。從。爹。娘。生。我。下。來。便。是。這。麼。一。副。臉。兒。我。這。副。臉。在。戲。場。上。果。然。是。我。的。福。星。然。而。有。一。樁。事。情。卻。是。我。的。大。虧。當。初。我。向。我。的。妻。子。求。婚。的。時。候。他。祇。一。味。兒。的。癡。笑。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把。我。弄。的。不。耐。煩。走。了。那。天。晚。上。他。寄。了。一。封。信。給。我。說。道。我。愛。你。若。是。要。我。嫁。你。你。要。寫。信。來。求。婚。纔。得。你。那。可。愛。的。怪。臉。時。挑。動。我。的。笑。筋。實。在。不。能。當。面。

和。你。說。一。句。話。長。官。我。妻。這。箇。法。兒。也。妙。極。了。長。官。若。是。忍。不。住。笑。何。不。也。效。尤。他。這。法。子。呢。大。佐。到。了。此。時。那。笑。氣。一。陣。一。陣。的。加。滿。在。肚。子。裏。再。也。不。能。忍。便。破。口。捧。腹。大。笑。起。來。帶。笑。帶。罵。的。說。道。蠢。才。給。我。出。去。罷。庇。雷。又。行。了。一。箇。軍。禮。向。後。出。去。了。又。過。了。三。箇。禮。拜。這。大。佐。的。聯。隊。便。開。到。法。國。的。北。境。去。赴。戰。了。這。時。紅。星。中。尉。已。失。了。他。管。治。庇。雷。的。能。力。庇。雷。雖。放。任。自。由。然。而。他。除。了。高。聲。唱。曲。之。外。也。從。沒。有。干。犯。過。什。麼。法。紀。行。軍。時。候。他。足。力。又。非。常。之。強。將。那。千。年。陳。舊。的。臘。腸。繫。在。刺。刀。鞘。子。下。面。一。搖。一。擺。人。見。了。無。不。發。笑。衆。人。齊。聲。唱。軍。歌。時。他。卻。高。撐。喉。嚨。唱。他。自。己。的。臘。腸。曲。那。曲。道。「德。國。臘。腸。滋。味。好。加。以。皮。酒。更。佳。妙。英。國。軍。人。聽。聽。要。吃。德。國。臘。腸。向。前。跑。七。尺。昂。藏。大。丈。夫。德。國。臘。腸。朽。且。枯。入。了。英。國。軍。人。腸。胃。裏。高。枕。濃。睡。鼾。呼。呼。」唱。完。了。又。作。倫。敦。土。音。說。道。夥。伴。大。家。喜。歡。吃。德。國。油。煎。透。了。的。臘。腸。須。作。速。向。前。敵。去。

者他那同伍的弟兄們非但不討厭斥責他而且狠歡喜聽他。鹿雷又會模別人的聲音。有一回他學大佐和隊長。的聲氣。又學紅星中尉。和一個德國娼婦。相眠狎的聲音。一聲一語無不維妙維肖。紅星中尉聽見了也無可奈何。自知此事一來是確實。二來不敢正眼瞧。鹿雷一瞧若瞧了一定自己又要發笑。所以不如隨他鬧去。有一天聽見槍聲起。這槍聲是敵軍突然發的。登時傷了好幾箇人。一都裝入了病車中。幸而敵軍的目標不狠正確。傷兵還算不多。大佐連忙發令。揀安全的地勢躲藏著。過了一刻鐘。來了一箇騎兵。對大佐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話。大佐便帶了隊。爬到一箇小山上。進了一箇戰壕。裏面裏面已先有了一聯隊英軍。這地勢很高。可以四面瞭遠。大佐便發令在此處迎敵。放槍對面也有一座小山。敵人便在那山頭上。忽聽得轟然一聲。一顆礮子已落在大佐的隊裏。來又傷了七箇軍士。紅星中尉卻是第一次赴戰。早嚇得身體。

如○篩○糠○一○般○的○亂○顫○他○自○己○也○不○信○是○驚○嚇○想○是○害○什○麼○瘡○病○了○覺○得○兩○箇○膝○頭○顫○震○不○止○有○些○兒○站○不○住○又○是○怕○又○是○恨○又○是○怒○不○知○怎○樣○纔○好○又○不○敢○將○驚○駭○的○形○狀○露○出○來○給○人○家○見○了○恥○笑○他○手○下○的○兵○士○多○蒙○這○位○長○官○教○練○出○來○那○成○績○都○和○紅○星○中○尉○差○不○多○在○沒○事○的○時○候○箇○箇○都○精○神○抖○擻○意○氣○飛○揚○好○似○一○般○貔○貅○天○將○到○了○火○線○之○下○便○人○人○面○如○土○色○手○顫○腳○軟○紅○星○中○尉○急○得○左○又○不○是○右○又○不○是○時○時○大○罵○兵○士○放○槍○過○速○耗○費○彈○藥○又○罵○庇○雷○祇○舉○槍○不○發○一○彈○其○實○庇○雷○也○懵○懵○懂○懂○連○子○藥○在○那○裏○槍○膛○在○那○裏○一○切○都○忘○懷○了○他○面○上○卻○並○不○死○白○祇○呆○睜○著○眼○死○張○著○口○耳○邊○聞○得○兵○兵○兵○噉○噉○噉○的○聲○音○又○是○好○聽○又○是○奇○怪○庇○雷○也○不○覺○著○驚○怕○不○過○自○己○覺○得○自○己○的○靈○魂○好○似○已○經○不○在○軀○殼○中○舉○著○槍○一○槍○也○不○放○腰○間○掛○著○的○臘○腸○依○然○在○那○裏○搖○蕩○大○佐○是○老○於○軍○事○的○手○揮○軍○刀○有○如○熱○狂○督○率○著○衆○人○大○佐○發○了○一○箇○口○令○紅○星○

中尉便連忙傳下去那些小隊長等也連著呼叫祇聽得快放慢放七百米達八百米達之聲不絕那些兵士都像是一排機器似的一聽了命令便如法施行也不管是好是歹對面的敵人已出了堡壘臥在地上匍匐而行有時藏在石後有時躲在樹後有時隱在草中慢慢的漸逼漸近槍彈雖如雨注他們卻不怕死了的也不少然而接續上來的也就愈多鬍鬚是永遠死不了的隱隱聞得敵人的軍官前進前進的口令不絕於耳又過一會敵軍已前進到一條小小的涸溪裏面就借他做戰壕這箇溪正在山腳英軍在山上這時兩軍已相距不多遠敵軍便向中集合起來槍口裝上刺刀要預備短兵相接英軍的堡壘裏面本來有兩聯隊這時候有一隊已不知去向在報紙上說是這走了的聯隊是要從側面襲擊然也不知是真假堡壘裏如今祇賸下一聯隊這一聯隊的人死的已經一半祇能算他半聯隊德軍已通統集合在涸溪裏面忽

然又從溪中奔了出來。要向英軍取攻襲。英軍的槍子。不絕的急急放出。德軍卻悍不畏死。猛不可當。鼓氣直前。如入無人之境。兩軍相距已近。不過數十步的光景。槍聲頓止。兩面都預備著要衝鋒。當此寂然無聲之時。忽聽得英軍裏面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音。說道。夥伴喜歡吃德國臘腸的。都跟我來罷。這話甫說完。兩軍已接近了。英軍已出了壕外。吶喊之聲。震動山谷。地雷祇知執著他的槍亂舞。忽然一箇德軍被他的刺刀著了一刀。便順手一擡。將那半死半活的德軍一挑。挑到戰壕裏去了。地雷自己覺得殺了一箇人。精神大振。知覺也回復了。趁勢一連又刺倒了幾箇敵人。那血沿著刀口。直流到他手上。自己想想。這可算英雄極了。紅星中尉左手執著手槍。右手揮著軍刀。直衝入敵軍叢中。亂射亂砍。忽然回頭一看。見大佐的頸項已中了敵人的刺刀。刺了一箇通透。中尉便跳上前去。一刀也將這敵軍砍下半邊腦子來。大佐已自僵臥地上。動

都。不。動。了。在。這。嘈。亂。聲。中。忽。聽。得。德。軍。軍。官。大。呼。著。退。後。！。走。！。那。些。德。軍。正。在。殺。得。出。神。入。化。的。當。兒。怎。麼。忽。然。發。出。這。口。令。想。必。英。軍。的。援。兵。來。了。便。忙。的。拔。腳。就。奔。英。軍。這。面。又。聽。得。大。佐。的。聲。音。呼。道。前。進。！。前。進。！。弟。兄。們。趣。殺。敵。人。紅。星。中。尉。忙。將。這。口。令。傳。下。去。英。軍。見。德。軍。退。走。登。時。鼓。了。勇。氣。也。不。懼。怕。了。便。直。前。追。殺。紅。星。中。尉。忽。然。自。思。大。佐。不。是。死。了。嗎。怎。麼。還。能。够。發。口。令。難。道。是。他。英。魂。不。死。還。在。那。裏。督。戰。麼。想。到。此。處。膽。益。發。壯。了。此。時。德。軍。已。跳。入。了。涸。溪。內。又。聽。見。大。佐。的。聲。音。狂。呼。道。弟。兄。們。呵。快。追。入。這。溪。裏。殺。盡。敵。人。軍。士。們。一。聽。大。佐。命。令。都。不。敢。違。很。著。性。命。往。溪。裏。跳。殺。死。敵。軍。不。少。祇。逃。去。了。三。五。十。人。其。餘。都。半。死。半。傷。了。傷。了。的。敵。軍。都。投。了。軍。械。情。願。投。降。紅。星。中。尉。便。發。了。歸。隊。的。口。令。衆。人。都。齊。了。點。一。點。死。了。有。小。半。大。佐。的。死。屍。也。橫。攤。在。地。上。紅。星。中。尉。聽。得。還。有。大。佐。的。聲。音。在。隊。裏。亂。叫。道。弟。兄。們。快。殺。敵。呵。又。

聽見德軍軍官的聲音說道退後！走！紅星中尉聽了幾乎駭死了自忖難道真真有了鬼不成大佐的屍體已冷了德國軍官也逃走了如何還發這口令呢便走到後面一瞧見他大呼小叫的不是別人正是庇雷在那裏發令紅星中尉不覺啞然大笑說道原來是你這蠢才模仿他二人的聲音好不大膽但是你今天應記一箇大大的功了庇雷正色道不管我今天搜著的德國臘腸纔可算美味呢

偽醫偽病

天笑 毅漢合譯

大佐苞朗方與衆士官夜帳談兵大佐以手支額若有深思忽回首顧其同伴曰我輩因言軍中軼事我遂憶及一人矣其人名比爾蓓脫士當時渠在某聯隊與我同伍性絕惰我見世界懶漢未有如彼之甚者身偃而貌瘠驟視之無不信其爲病夫每值軍中有特別勤務或大操出隊時渠必託病告假時軍醫

官爲一老者性慈善每診病時必御其凸光之眼鏡距病人二碼外視之一瞬即去人將謂其眼鏡之佳適足以減其視力也而比爾之僞病以是輒瞞過此老云

比爾既移居病院中得豐美之飲食意謂此法之善無以逾此意殊得也比爾幼年曾爲優尤善倒植其首於地之技不久老醫官辭職去繼其任者爲一少年醫官雖不御眼鏡而其雙目之明銳幾可洞厚牆而燭物比爾揚言此人善疑而無明斷且謂將永不能知其病詎料此醫官知比爾之病洞若觀火蓋比爾之病後此竟爲所治療也

比爾第一次見此醫官時醫官遍矚其身上下笑曰佳哉我正望君來也勃郎告我以君有弱病宜早治療之時則軍醫室中尙有新補之數軍士在亦候醫官檢查因向比爾張目努唇作獐狀比爾無如之何則仍作憊弱可憐之態

目視醫官且言自幼卽孱弱在理不當隸尺籍醫官曰試吐爾舌睛向上翻容我熟視之比爾如言醫官審知其無病大怒欲面斥之已而力竭其怒氣曰可矣爾病殊重強健之人斷無如爾狀之可懼者又命比爾屈其一足以一足立於地雀躍而行爲狀如蝦蟆良久又命以首倒植於地暫禁不許行動比爾痛極幾折其頸骨新兵見之咸大笑不可仰又久之而始命起立以指端叩其胸部又力彈其顱作聲問病何所苦比爾舉病人一切之苦狀告之醫官夷然不爲動以手摩擦其頷思久之則曰以爾自述之病狀徵之爾當病肺病肝臟病麻疹運動失調心房虛弱爲症絕重非尋常所可比擬也比爾作其慣習之驚恐狀呼曰天乎我乃具此數者而并有之乎醫官曰運動失調則我未敢必餘者當無疑義比爾作沉憂色曰願我病或不致於危也醫官曰中有三者可致爾命餘尙無大礙也趣往病院靜臥我行且更來視汝

比爾出向辟琪借鏡以自照面容辟琪曰比爾汝之容顏至不佳汝其將爲眞病乎比爾搖首歎氣向病院行醫官未至病院時比爾已臥病榻中豫計一切言語醫官來問病源比爾謂每飲啤酒後輒形痛楚醫官曰幸汝告我嗣後當永永戒啤酒我當囑營中酒傭勿更以啤酒售爾否則與以嚴重之罰然汝之能出病院與否我尙未敢言也

言已又爲之行按摩術遍捏其筋骨軋作聲至臂時則又以極強之力握之比爾大嗥醫官急問曰何事呼號爲比爾曰醫官何以力握吾臂醫官曰是特輕爲按摩耳若覺痛必且弱極無疑又力捏之曰如何比爾告以痛甚醫官謂若更違逆醫者之療治則必至軍官處告發國家歲糜巨餉乃養汝輩弱蟲乎又告以前此軍士以規避故而受死刑之歷史比爾驚悸不敢復呼醫官仍按捏不已而曰奇哉我但輕摩爾爾卽覺痛是必有異試以背向我比爾果轉

其軀而仍迴其首以雙目注視醫官之手。蓋恐其更捏也。

醫官審視良久曰是矣。疹在是矣。言時又力擊其背。比爾曰疹乎。醫官曰是爲新出現之一種疹子。此疹子我前此乃未曾得見。卽療之之法亦未可自信。其爲有效也。比爾力迴其頸欲自視其背。顧不可得。曰此疹究作何狀乎。醫官曰顆粒至密。我前此曾視一症與此略同。厥後其人竟死。比爾曰其死迅乎。醫官曰否。死時甚慘。比爾至此亦頗不自安。曰醫官視吾病果無謬乎。曰我卽或有誤。然爾病固至可危也。比爾曰然則我病當死乎。醫官曰汝病爲世界一種新發明之病。凡人以新奇之病症紹介於世界者。罔不死。爾死後且將以汝體解剖而陳之。博物院中以供醫者之研究。比爾曰否。願勿碎我屍體。

醫官皺眉曰垂死之人不當有此語。爾之懦弱何一至於此。且爾既死後卽齮割汝身。亦無關痛癢。且除爾致病之一部分外。仍當爲汝葬之。比爾大號曰以

我軀體分裂之歟。是必不可。醫官曰：「謬言也。爾試思之。以爾一人之軀體供大衆之研究。則犧牲汝身。爲益於世界。爾將成爲有名之人物矣。」又曰：「汝既畏死。則我惟盡我力。以爲汝治療之。我將以藥投汝。每半小時必進此劑。但藥味稍苦耳。」

已而醫官果命人以藥至。比爾思吾病僞也。醫官必誤。此藥恐反致吾疾。因略嘗卽置之。久之。醫官來審視藥瓶。詫曰：「爾何不用我命。比爾曰：『是藥恐有誤。我寧任其自然而死也。』」醫官曰：「咄。我爲醫官。詎得誤用其藥耶。此藥何味。汝可告我。」比爾曰：「藥至不適口。」醫官曰：「凡人病中服藥。尙求適口。耶脫爾不用命。則惟任爾病死。少選。」又曰：「我將令人監守汝。我今在此。汝趣服之。」比爾不得已。強咽之。醫官曰：「趣下以毯自圍其體。隨我至運動場。比爾以所聞恐誤。曰：『至何許。』」耶曰：「運動場也。汝之病惟運動足以療之耳。」

比爾大。憂然出於醫官之命。不可抗。抗則彼將媒孽於軍官前。謂渠無病。將受重刑。不得不隨之。往既至。見可批兒及勃里非。已先在。是二人與比爾至。不相能醫官。故廉知之。二人方汲水。一人伐木。比爾惴惴。醫官曰。汝病。我不以苦工授汝。比爾心始釋。然醫官曰。汝但繞此圍場而奔。至力竭爲度。如是則爾所服之藥。可以銷散汗盡爲止。否則且有毒質蘊蓄於內也。我囑彼二人待爾熱時。以冷水澆汝。比爾遲疑欲乞免。醫官但笑而不顧。比爾遂奔。醫官自後逐之。曰。速行。速行。是尙未及爾力之半也。比爾無奈。乃作狂奔繞場。可十五週。醫官始止之。命二人舉比爾浸之水中。二人乃并比爾之顛而亦入之。困極。幾不能呼。吸力掙而起。幾欲與此二人決鬪也。

醫官止之。曰。是爲爾治病也。仍令之奔。且謂二人曰。我暫去。命汝二人守之。每十分鐘。卽爲之澆水一次。勿怠。經一小時後。醫官復來。則見比爾僵臥地上。可

批兒方以水澆之而勃里非則以布箒之柄擊其股醫官詫曰是何爲者胡爲不奔二人曰想已倦矣醫官曰善可掖之返病院置之榻上每十分鐘卽飲以藥飲愈多而病愈亦速也久之醫官至病院見比爾方坐藥瓶上其面手枕衾皆藥漬可批兒之一目紅腫而勃里非則脫去門牙一枚比爾之面亦斑爛作五彩色形如地球儀上作點點異彩醫官曰渠已進藥未可批兒曰渠初尙堅拒吾等如醫官命已強之飲矣醫官曰大佳今可促令下榻繞室而行幸室中無他病人亦不至爲渠驚擾也

比爾不敢違命惟乞醫官略予以進食蓋自晨餐至此除藥物外未嘗有他物進胃也醫官曰食乎汝乃病者何可進食汝今一啓齒便求此至重要之食物其如汝之胃中不能消化何比爾曰吾飢實甚醫官曰爾病未愈也爾且有熱度非飢之不足以取效比爾言寧緩其愈必欲得食詞未畢醫官卽令二人擒

之離榻曰汝乃敢抗醫官之命我將告長官以治汝罪比爾不得已乃繞室以走自思若於深夜無人處遇此惡魔之醫官我必殺之可半小時許醫官曰可矣此種運動最足以療爾之疾此時體中覺如何者比爾伏於榻而呻曰我身麻木竟不自知矣醫官曰可憐哉汝病之深也我當更以較烈者至

醫官去更以藥來復命二人監督服此藥云此藥較第一次者烈可十倍味苦而澀服之非惟不適且將嘔吐此時比爾真有求死不得之苦可批兒謂若捏其鼻則可不辨藥味比爾信之可批兒遂以一手捏其鼻一手盡傾其藥入比爾口大吐不止是日又奔三次始得息醫官方囑其早眠明日五時即須起仍須進藥與奔走比爾曰敢問醫官我病至何時方得愈乎醫官曰我亦殊未能即決我前此所治之人閱三星期方死然渠未嘗獲此良善之治療法也

翌晨五時可批兒以冷水灑入比兒之頸項間醒之比爾尙喃喃然作夢嚙曰

惡奴可恨。我當俟天色未明時葬之。我見其狀足令我生怖也。可批兒力掌其頰曰。汝乃夢魘耶。比爾斗然起。突其兩目怒容可掬。時醫官已入。叱曰。何尙未奔走耶。比爾曰。我今日殊困。殆不能奔矣。醫官曰。信耶。然則已略愈矣。我治爾之法。寧非有效。比爾曰。神速乃無比。醫官曰。非也。昨日爾之疹初發。未現。故覺痛苦。今日已漸散於四體。實則反較昨日爲重也。汝可迴首自視。其背當知吾言爲不謬也。比爾果極力自迴。其首然終不得自相。其背醫官曰。更得一星期者。汝病可盡去矣。比爾曰。天乎。再一星期者。我且死矣。醫官曰。否。汝病當日有轉機。第用吾命。勿稍抗違。乃促比爾離榻狂奔。

此時比爾已憊甚。而自昨晨至今未進食物。不得已乞哀於醫官。曰。乞醫官恕我。我之託病入院者。實欲求安適耳。今困苦若此。我寧處營中操苦役。或赴戰地。畢命疆場矣。醫官大笑曰。爾自承其病爲僞乎。曰。然。醫官曰。然則我之以種

種。方。法。療。治。爾。者。亦。僞。也。以。僞。藥。療。僞。病。果。然。愈。矣。厥。後。若。復。發。者。我。更。爲。汝。治。之。比。爾。曰。否。我。從。今。不。病。矣。醫。官。曰。果。爾。則。大。佳。爾。聽。之。凡。爲。軍。人。當。自。盡。其。天。職。以。爲。國。家。出。死。力。若。汝。規。避。者。照。軍。律。當。處。以。死。刑。我。憐。爾。愚。故。設。法。儆。爾。亦。所。以。保。全。汝。之。生。命。名。譽。汝。不。當。憾。我。實。當。感。我。此。後。宜。自。勉。今。出。病。院。矣。比。爾。唯。唯。

比。爾。自。出。醫。院。後。果。一。改。其。從。前。怠。惰。之。惡。習。勤。勉。逾。於。恆。人。嗣。後。我。輩。伙。伴。中。有。詢。比。爾。以。此。醫。官。爲。何。如。人。者。比。爾。歎。曰。是。良。醫。也。庸。醫。徒。能。醫。人。尋。常。之。病。而。不。能。醫。人。怪。特。之。病。此。醫。官。竟。能。於。一。二。日。間。舉。我。數。十。年。來。之。痼。疾。頑。病。之。惡。魔。驅。除。淨。盡。謂。非。良。醫。而。何。謂。非。良。醫。而。何。我。當。爲。之。向。天。祈。福。也。

京漢道中

天笑撰

天笑生曰。國。家。專。制。時。代。疆。臣。席。此。威。權。躡。踐。人。民。窮。簷。吞。聲。無。可。告。語。卽。或。

臺官風聞上章彈劾而大率袒官抑民間有褫職去任者則粉黛充房闔田園連阡陌矣而小民之遭鯨鯢者已無恢復之時彼將謂媚茲一人卽爲大官之法所謂百姓者蓋靴頭一點泥耳卽有派員查辦者則分其暮夜苞直以餉彼飲醕亦醉者固綽有餘裕以是往往大獄之興不轉瞬而煙消火滅以渠輩手段通天爪牙遍布則其爲勢亦厚矣我試述吾友姚先生語我之一事大足補官場現形記之缺也

姚先生曰當前清之季余供職京曹以歲闌有事南歸時已河凍遵陸爲便爾時京漢已通車惟黃河橋工未竣耳顧以風雪連天長途跋涉良覺艱困余友某君示我以此間客店恆有代客購票包送至目的地者則沿途恃以照料當可省卻無數煩難矧君又不攜一僕此舉殊不可少也君如有意者我可爲汝介紹余諾之某君卽自吾案頭抽毫作一簡曰某某店主人鑒刻有至友姚先

生者有要事將南行。雖雨雪載途不能阻也。知貴店招待旅客至爲誠實懇摯。且沿路線皆有招呼用敢介紹其購票一切事亦望代辦想價值亦必克己無俟多囑。再姚先生未攜僕人輕裝簡從勾當事畢仍將北上一切祈爲照拂妥協自當知感也。

明日余即以友書投某客店某客店之掌櫃年七十矣鬚髮皓如霜雪兩目炯炯有光讀友書畢曰姚老爺辛苦哉如此歲暮短景風雪彌天正圍爐暖酒擁燈談詩之日乃有何公幹匆匆出都耶余曰有要事不能不一行安有幸福以消受党太尉家淺斟低唱耶老掌櫃曰姚老爺貴籍何處曰浙江曰此行詣武昌耶往金陵耶余曰便道皆一臨存曰然則尊駕且將自上海回杭州矣余以其瑣瑣問行踪心頗厭之則含糊以應曰亦未可定。

於是老掌櫃略撥算珠曰二等車費若干我當爲寫定請姚老爺飭尊紀少選

來取可也。余曰：我未攜僕。掌櫃者又愕然曰：然則我卽送。上下午掌櫃者飭人送票至，並附有一函，致彰德府某客店者。且云：車行第一日卽宿於此，請姚老爺投止其家。彼輩自能招待。周至也。另有一函，係附吉便，請交彰德府客店主人者。一路上倘有招呼，不周之處，請告客店主人可耳。余唯唯。

明日束裝卽行。風雪中襍被過蘆溝橋，與風雪騎驢背過灞橋，別有一種情況。鄉思萬重，碾夢而過。汽笛一聲，曳此殘響於枯枝積雪中。第見近水遙山，瞥眼卽逝。耳夜抵彰德府，依其封面所書投某客店家而止宿也。行李雜遝，客子匆忙。屋中設榻無數，爭相銜接。大家作魚貫之眠，馬糞之馨徹於鼻觀。見衆方進食，則蒜臭更不可嚮邇。余解囊出乾饌，啖之見東廂燈光甚明，知爲賬房桌上坐一五十許老人，方吸旱煙，指揮夥伴招待衆客也。

行滕乍卸，卽出老掌櫃之書投之。彼駕其銅邊凸光之眼鏡，彈去燭花，讀之再

三。卽。起。而。鞠。躬。曰。然。則。客。卽。姚。老。爺。乎。余。曰。賤。姓。姚。店。主。人。卽。呼。夥。計。將。姚。老。爺。之。行。李。移。置。此。間。彼。室。中。湫。隘。不。足。以。溷。貴。人。余。曰。暫。度。一。宵。明。日。破。曉。卽。行。矣。是。又。何。妨。者。主。人。曰。否。小。店。簡。陋。殊。甚。不。過。火。車。到。時。聊。爲。屯。聚。之。所。故。一。切。設。備。實。未。能。滿。人。意。帳。房。之。旁。有。一。屋。紙。帳。木。榻。或。稍。清。潔。姚。老。爺。不。嫌。慢。褻。請。暫。駐。此。時。則。店。中。小。使。已。將。得。行。李。至。安。置。於。鄰。室。余。視。之。果。覺。潔。淨。無。纖。塵。以。主。人。之。殷。勤。也。亦。頗。心。感。而。安。之。

少。選。侍。者。來。呼。進。餐。則。見。帳。房。中。設。一。席。殺。饌。五。六。既。豐。且。潔。飯。白。如。珠。佐。以。麪。包。主。人。執。壺。勸。酒。相。與。對。酌。余。不。善。飲。以。量。窄。爲。詞。而。主。人。勸。之。不。已。謂。天。氣。嚴。寒。長。途。風。雪。且。滿。一。杯。以。禦。寒。氣。出。門。人。不。可。少。也。余。曰。素。與。杜。康。無。緣。且。明。晨。卽。須。上。車。攜。宿。醒。而。行。殊。不。方。便。主。人。曰。宿。醒。亦。何。妨。姚。老。爺。上。車。時。有。我。輩。照。料。車。中。更。可。假。寐。脫。嫌。此。酒。不。佳。者。可。易。佳。釀。余。曰。實。不。能。飲。有。辜。

盛意耳。

主人見不能勸。余酒意頗索然。已而曰：姚老爺如此風雪歲闌，匆匆南歸，當有要幹。余曰：然稍有勾當，卽須北上。主人曰：子身長行，乃不攜一紀綱之僕。耶余曰：素不喜蓄僕，且此行甚倉猝，可以無需爾。主人曰：將在武昌度歲耶？抑詣金陵耶？余曰：此時殊未能必。余默念客子行踪，又奚必絮絮語之？逆旅主人而在京師時，老掌櫃旣屢詢不已，而此間之店主人亦復尋根究葉，果何如者？余見其喋喋不已，則以含糊報之，而彼似必欲知余所往者，用種種刺探之法，而余益疑以余疑，故不肯道其實，而彼乃益疑。

酒酣，余乃詢以各處風土人情，兼及政治。彼輒盛稱某督賢、某撫明、某大吏精幹，而有爲吏治之修明、軍隊之安靜，一若口碑固已載道者。已遂就寢，勞頓之餘，魂夢恬適。邯鄲道上未熟黃梁，而雞聲茅店東方，又白行子早催上道矣。余

以店主殷勤思厚酬之而店主堅不受曰姚老爺爺出京時都中老掌櫃亦已有書至囑盡招待之義務願回京時仍賜顧小店足矣并有一事相煩者此去第二宿卽在駐馬店敝店有一函須寄往該處某客店者敬附吉便一爲轉交渠輩亦自能照料一切也

是晚宿駐馬店卽依其封面所書之地址往覓某客店甫入門一四十許短小精悍之店主人趨而迎曰來者其新自都中出之姚老爺爺乎余瞠目曰噫君何以知之店主人曰頃在車站適遇一熟友渠亦自彰德府之某客店來傳彼處店主人命聞有新出都之姚老爺爺將惠臨敝店囑好生招待並另有書函煩姚老爺爺轉交也今觀尊範軒昂疑卽姚老爺爺果一猜卽著足使蓬店生輝不少矣語時笑聲磔磔

此時余之疑雲油然起於胸際念京師人海出都門者每日不知凡幾而老掌

櫃獨爲我致殷勤。至於沿途照拂處處有倒屣歡迎之狀。彰德府之店主在己盡其招待之責亦已可矣。而尙須移交於駐馬店之店主儼視余爲一重要之人物而爲彼責任中之事務者其意何居。矧既藉余爲寄書郵以抵駐馬店之逆旅則余自可望衡投止而又奚必別遣一人車站丁寧既遣一人矣則此書自可由彼人投遞而尙望我親交種種迷離愴益啟人以疑竇余又思下車後卽疾馳至此而店主似未出門則所云車站遇熟友者恐是贗造或卽彰德府之店家已以余之行踪電告彼矣顧余也何人勞彼等如此注意耶。行裝既卸亦安置余以精潔之室一如在彰德府時美酒佳穀主人執壺勸酒一如在彰德府時絮絮問余出京何事及此去又將奚往一如在彰德府時我乃爲彼所詞一路以來儼然處彼牢籠中而隨處皆有注目之人則我良失其自由意頗怏怏駐馬店爲京漢交通之一大市鎮余思流覽景物夜膳後出門

散步時在寒夜行人稀疏縱有商店夜市而爲狀亦如枯樹凍拳之雀瑟縮可憐其餘則街頭售熟食者於燈火憧憧中作怪聲狂呼而已意興索然便卽歸臥。

余旣歸室自革囊出紙筆擬致一書與都中故友顧檢點革囊中似有人翻動也者因念向者出彰德府店家之書以與主人固未下鍵也至是心大疑之念我之此行決計在人偵伺之中方出都時老掌櫃卽詳詢所往其第一致疑者卽在此風雪歲闌中匆匆出都不攜一僕以我爲必有祕密行動故予我一書令投與彼通聲氣之客店可以隨時詞我之行踪而我乃入其殼中至彰德府客店中主人殷勤待以上客豈好意哉亦欲探我踪跡耳然則我一踏在彼偵緝之範圍中矣且彰德府甚至以電達此間而余以散步之餘隙至翻亂吾革囊則益令人在疑雲迷漫中而放心不下也。

爾時清政失紐。革命黨人方在活動之秋。揚子江上下游。時見義旗。顧旋起旋仆。終未成事。然而人心思漢。天意厭清。如奕棋。然革命軍已滿全盤。若有數子爭勝。則全局合圍矣。又如地雷炸藥埋諸深深土中。僅露引火之機。一觸以電。立時爆發。凡此情狀。有心人均早知之。而政府亦未嘗不慄慄危懼。故偵探緹騎遍於國中。略有行跡可疑者。必加以盤詰。若在村氓孤客。則直繫之去耳。此中亦不知枉殺無數。謹愿之良民。而偵探之受上賞者。端賴人民之血。有以培植之耳。余念余之此行。彼或將疑我爲黨人乎。第以余自都門中來。不敢下手。則惟陽爲周旋。陰爲訶諜。脫我革囊中物。而有一絲疑竇可尋者。則我今日已爲無名之先烈。而爲彼官吏偵探升官發財之材料矣。

明日早起。又匆匆上道。則仍有一函。囑轉交漢口某客店者。種種情狀。一如在彰德府時。初無二也。余念此時我已身入危道。縱囊篋中絲毫無違禁之物。而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爲○彼○邀○功○之○地○卽○我○入○罪○之○時○明○哲○保○身○君○子○所○取○我○其○自○投○於○羅○網○中○乎○默○念○彼○書○中○爲○何○語○自○京○師○而○彰○德○府○自○彰○德○府○而○駐○馬○店○皆○敬○謹○親○交○苟○以○此○而○獲○罪○則○大○似○押○解○囚○人○之○文○書○逐○驛○投○遞○其○何○以○堪○余○念○及○此○時○雖○在○嚴○冬○不○禁○汗○透○重○衫○矣○旣○思○守○經○有○達○權○之○日○我○何○妨○一○檢○查○此○信○中○之○語○以○破○迷○惑○則○省○卻○無○數○煩○惱○與○苦○趣○我○又○何○憚○而○不○爲○哉○

余○計○已○決○卽○密○啟○此○函○讀○之○則○亦○僅○寥○寥○數○行○其○言○曰○姚○老○爺○冒○雪○出○都○必○有○公○幹○以○北○京○老○掌○櫃○之○介○紹○彰○德○店○主○東○之○囑○咐○當○妥○爲○招○待○以○盡○居○停○之○職○云○云○亦○無○他○異○惟○後○有○小○字○一○行○細○如○蠅○頭○則○曰○行○蹤○未○悉○祈○飛○電○前○途○余○見○此○遂○覺○不○寒○而○慄○因○念○我○之○種○種○疑○懼○未○爲○無○因○不○然○我○之○行○蹤○何○與○彼○事○而○必○飛○電○前○途○耶○使○我○而○再○詣○彼○指○定○之○旅○館○則○正○如○撲○火○之○飛○蛾○以○求○自○焚○人○卽○大○愚○奚○至○於○是○

抵漢後。我遂另覓他廬。卽於原信外。加一封套。自郵政局寄去。書去。我知彼輩必失望矣。顧茲事終戚戚於心。越數日。有友某君見訪。此君老於旅行。又頗熟悉宦海風波之變幻。余告以此行之險。幾入彼人之網羅。客俛首靜聽。微笑不答。余曰。君有說乎。沿途偵視渠輩。非以我爲黨人歟。客笑曰。今大江南北。黨人如鯽。將如此優待。則大有賓至如歸之樂矣。彼官吏之待黨人也。略有可疑。卽縛之。以去。懦者固死。強者亦安有生理。罪狀不具。爰書未定。則駢戮於牆陰。曰誅土匪若干而已。果疑君爲黨人者。則此日鐵窗風雨。尙爲幸事耳。

余曰。然則君謂如何。客曰。而不聞某長官方被參案乎。某大吏方遭彈劾乎。寒蟬失噤。仗馬偶嘶。於是必派員查辦。而君以天寒歲暮。冒風雪以出都門。恐必有緊急之公幹。未可遲滯者。彼輩爲大官者。聲氣廣通。機關徧設。除北京派有坐探外。京漢道中沿路線。安置有人。脫有祕密出都者。彼等如善嗅之狗。一嗅

卽得今乃誤嗅及君將毋謂都老爺之奉密諭偵察者乎故沿路加意趨承不敢慢怠而隨處有密電報告使爲戒備然而彼輩技倆亦僂指可數我請得而述之。

余曰願聞客曰凡京僚出門至少必攜一僕此僕固貼近使令之人也凡百祕密總不能隱此老僕而彼輩卽於此奴星中著手十可得其八九昭之以金飲之以酒而機事洩矣顧君乃不畜僕此爲困難之一端然因此而更啟疑竇其次則以酒爲媒介置酒高談卽不致醉後露尾或於譚話隱現一二彼可藉此風影爲捕捉而君又不善飲此又爲困難之一端至於翻箱倒篋偷檢旅客之書翰此則策之至下者也

姚先生述已天笑喟然歎曰此亦吾政治界黑幕之一也我知揭此黑幕其中魑魅魍魎怪醜百出雖羅兩峯鬼趣之圖不足描其狀也矧如我之拙筆哉

電話 天笑撰

憶英生枯坐一小樓之中沈沈無歡明月窺簾斜射於案頭所供之花念此花昨日侍兒方插瓶中今已垂萎矣人世光陰亦同此花瞥焉卽過當局者寧能自覺蓋當溫磨曼靡之秋輒不復作迴顧之想而抑知卽於是中若有迫而促之者好夢不常醒後輒自惋歎然苟令常在夢中則其況味如何又安知今日之惋歎又非夢中一境耶憶英生思念及此輒掩卷太息此心泛泛無宅似宇宙雖大了無棲止之所乃起而推窗遙見柳陰之外電燈明滅隱隱聞馬車過虹橋聲如在空際憶英生歎息曰我當日亦以長夏酷暑領略晚涼數數攜彼人過此曾亦念及爾時小樓一角中亦有如我之憑欄望月者乎夜氣淒清輒復歸坐几上亂書如疊青山亦復何心整理方握管凝神若有所思忽聞壁上電話之鈴丁零作聲憶英生握聽筒於手中問曰

(問) 誰乎。

(答) 君非憶英耶。此聲蓋熟聞我耳。縱隔蓬山。猶聆警欬。汝試猜之。藉此電力。與君通語者。誰耶。

(憶) 嗟乎。是蓋蕊雲也。別來三載。玉體良佳。祝汝美滿之姻緣。羨爾神仙之眷屬。何乃猶迴念及枯寂之舊人。令我今日如聞香口也。

(蕊) 憶英乎。君作此言。得無猶恨我耶。

(憶) 我何敢恨汝。我但自恨耳。

(蕊) 噫。汝云自恨。卽所以恨我事。至今日。我又烏能禁君之不恨。然天地間多恨人。又豈獨我與君哉。迴憶我臨行之隔夕。與君談至深夜。傾肝剖臆。而言之。君猶未喻。薄命人之意耶。夫我輩果有一線可合之機緣。我果有一絲自主之權利。亦斷不捨君。無如君之情況。我所深悉。我之情況。亦君

所洞知君當日固力言深諒吾者詎今又不諒耶。

(憶)

君言責我固當我亦無以自白特自半載以來我無日不置君胸臆南

京路某肆之玻璃窗中非君亭亭玉立時耶我忽忽而過瞥見驚鴻之影
鬢鬢爲汝猶恐眼花乃重復過此故延其步而君乃微舉其眸卽佯作選
擇花樣之狀低俯其首不欲見余侯門如海我固爲陌路之人然棖觸舊
情輒爲飲淚味蕪園賽會之日士女如雲中如凡卉一叢著此仙葩者我
固一望而見爲君也良以胸膈中久貯此影一旦挺立眼前烏能不識矧
在庸脂俗粉之中愈足以顯仙露明珠之價值爾時亦數過君前而君乃
佯與一小妹低語故避眼鋒以君心靈而眼銳寧不能見我我方中心輾
轡不可自忍而君乃視無其事以輕描淡寫出之脫令君苟未見余則亦
已耳爾時我卽在旁廂啜茗偕三數友人作閑談而君乃假作散步自簾

隙窺余其亦知我雖閑話固注全神於君也卽此數端我以爲君心中已不復有我矣。

(蕊)

癡哉君也汝以爲今日之我猶是當年之我耶汝以爲我猶得宛轉低徊供君偎傍憐惜耶汝以爲花陰酒底猶可與君握手作情話耶君不能銷除此等癡念則君之煩惱將無有已時南京路之一晤我詎不能見君卽君第一次行經時我早已見矣試思爾時諸姨姊妹殆七八人我乃能力排衆人以與君周旋耶脫彼輩問我伊何人者我將奚辭以答羣豔如花君獨不見而獨見我足徵君精神之專一愈以見念我之深然君當知我之俯首不欲見君者實有苦衷侯門如海陌路可憐古今傷心殆同一轍棖觸舊情固不僅君一人飲淚也味蕙園賽會之日事亦相同是日并有老奴監察其側總之金檻玉笈彫籠翠柙是我今日之生涯雲雀高飛

而和鳴。徒羨其自由耳。小鬟低語我爾時神思飛越。已不知所語云。何君言我佯避。眼鋒此言至當。試思君能平視而我乃對君作眈眈之視。其將何以爲情。此誠古人所謂相見時難別亦難也。而君乃以輕描淡寫。嗔我抑知我心有萬種低徊也。耶。簾角窺郎風貌如昔。良用欣慰。然吾心幾如沾泥之絮。又爲春風蕩漾。故我甚不願此身復爲君見而我亦不欲見君。譬如蕊雲。去年一病不起。則此身已歸黃土。君又何從而嗔我耶。

(憶) 蕊雲而勿作此淒楚之言。令余心碎。聞汝言知汝之身不自由。願身無翠鳳雙飛之翼。心有靈犀一點之通。今日盈盈一電。慰我三載夢寐之思。汝之貺我者厚矣。乃以哀怨之詞。虛牝光陰。何其慎耶。抑我又欲詢君之通電於我者何事耶。

(蕊) 休矣。君欲詢通電之爲何事。則我亦不能自解。平日似有萬語千言。填

塞。心。頭。無。可。告。語。意。謂。若。得。知。我。之。人。一。傾。積。懣。則。可。爲。長。夜。十。日。之。談。而。我。之。詞。源。不。竭。宵。旦。沈。思。未。嘗。不。作。是。想。乃。今。日。警。歎。相。通。反。百。覓。不。得。一。語。直。令。人。焦。急。欲。死。脫。我。能。搨。管。作。書。則。拋。數。夜。之。光。陰。障。燈。匿。筆。藉。此。百。幅。蠻。箋。寫。我。中。心。之。煩。惱。借。青。鳥。之。便。以。寄。與。君。卽。令。君。犧。牲。淚。痕。我。亦。不。復。顧。卹。蓋。世。間。猶。有。一。人。知。我。者。我。卽。瞑。目。亦。復。何。憾。矧。我。本。不。求。庸。庸。者。之。知。我。彼。庸。庸。者。亦。烏。能。知。我。與。其。爲。千。萬。不。相。屬。之。人。知。我。無。寧。君。一。人。之。爲。愈。也。而。無。如。我。幼。不。讀。書。長。未。屬。文。此。生。薄。福。與。翰。墨。無。緣。目。覩。白。紙。烏。文。奚。辨。甲。乙。卽。君。欲。藉。文。字。與。我。通。音。問。其。如。我。之。頑。鈍。何。則。此。念。亦。遂。休。起。徒。作。空。想。幻。夢。之。材。料。而。已。今。日。通。電。與。君。亦。屬。難。得。之。機。會。君。當。知。我。自。入。此。門。卽。交。通。斷。絕。卽。我。阿。母。原。亦。未。必。諒。我。之。心。是。君。所。深。知。者。然。十。餘。年。撫。育。之。恩。似。亦。未。可。全。拋。我。生。孤。露。脫。

非此姥。今日不審作何狀。則雖非生我情。亦不能自己。而何以一入樊籠。便不許作歸寧之想。卽吾母并不許登門。前日以吾妹餉我一餐。歸受詰責。謂不宜與勾欄中人往來。嗚呼。苟有一絲人道主義者。有束縛人自由與滅絕人愛好如斯者歟。

(憶) 君之所言實恫余心。我不知君之境遇。乃若此。顧我於兩載前室中已裝置電話機。君何以遲滯至此。乃通消息。抑未識吾之號數耶。或無其隙耶。

(蕊) 後說是也。君之電話號數。我寧不知。蓋已默識於心。永永不忘矣。此間電話機乃設彼人書室中。內外隔絕。我向不輕戾。此凡有電話。除自接外。以奚奴掌之。然君當知。并此次而計之。我已三次通電於君矣。第一次我方報君號數。而彼人遽歸。詰我以與誰通話。幸余有急智。乃以與姊妹女。

件等借問一事。枝梧之。顧此時我之神色。倉皇自在。意中儻對鏡以窺紅。暈將及耳際。嗟夫君乎。我面易發赤。爾時同輩中偶作雅謔。涉及君事。我卽紅雲飛。頰姊妹尙傳爲笑談。矧在今日乎。幸而彼有事匆促。未及留意。自此後我卽有半載不復臨此電話機。非惟有此怯心。我念茲舉。究竟不義。蓋我身已有所屬。理宜斬斷情絲。不復置念。況因此而又引起君。無謂之纏綿。則益增罪過。然而我乃不能自持。某日往遊龍華。歸桃花瓣瓣紅。了來時之路。而我於馬車中瞥見君矣。

(憶) 龍華道上。我何以未見君耶。

(蕊) 此殆君短於視故耳。君謂曾見我者。兩次實則我之見君者。蓋已有五次矣。我今續我前言。是日龍華歸。忽忽若有所失。而彼人以頭痛故。早睡囑令致電話於其戚某君。時則奚奴已下鄉。蠢婢聾嫗均不解事。非我親

傳此電話不可顧以日間瞥見君顏深映我之腦髓胸臆中而於是與某
戚傳語畢我又致電話與君矣孰知君乃不在家而接此電話者爲一女
郎之聲音其嬌細之音響知爲一女郎固不知爲君何許人也彼謂君爲
友人招飲有事可告渠當爲轉達此女郎者亦知對話者爲一女子固詰
我以尋君何事嗚呼我自問以何事覓君亦不自知將以何語答彼耶

(憶) 是也我憶之矣是蓋我妹也彼方肄業於某學校是日以星期歸及我
歸時渠告我以有女子口吻傳電話於哥及詢以何事則不肯言又轉問
其電話號數而線已斷矣又調我以近日新交得女友幾許將告阿嫂詢
其事我瞠目莫知所答以我向無女友寧有人爲之殷勤通電者以君之
魚沈雁杳或者於夢寐中一通警欵望君如天際仙真縹緲雲端下界凡
子幾已不敢稍涉妄想矣而初不虞君乃通此玉女之電也

(蕊) 是日之通電又不能達君左右意者我兩人緣分已盡至於一談話之機緣而不可得則天之慳人也亦可云至矣當日君妹詢我以電話號數試思我何能妄答若一告以此間電話號數則題名錄一翻即得我其何以爲情即自今以後更有一言敦囑者則君萬勿孟浪而通電探我想君愛我者必不禍我我此言殊贅然恐君相念之切冒險而爲之則亦意中應有之事願君謹記吾言勿忘

(憶) 我當敬從君命特望君得閒時時通電於我以慰相思之苦抑自別後想玉體勝常我見君雖不豐腴而容光照人依然如舊向有腹痛之疾今已愈乎咳嗽當不復發往者以宵深多露侑觴度曲每易罹此今幽嫺作深閨中人其病當已迴憶當日君一病兼旬而我之日走妝閣者乃無虛夕已矣願君自愛也

(蕊)深謝君之念。我然吾身。又何足惜。試思我本一鄉村女子。不幸而墜落。此途然反。因此而陡發靈性。當我八九歲初來時。蠢陋已極。與彼赤足蓬頭之婢。有何分別。曾亦知金碧繁麗之中。絕代出塵之我。當日固作斯狀也。然他人可欺。而君不可欺。則以君所拂拭之人。而我亦掬心相示。別無強笑佯歡之態。夫不遇君。則亦已耳。既遇君。而又離之。則吾心殊耿耿。至於吾病。曾未稍減。腹痛不能多進食。每日所進。僅一甌耳。而咳嗽。恐根於病。肺晚來。易升火。兩頰潮紅。或卽斯病之基礎歟。更有一事奉告者。君贈我之指環……

語至此。電機丁零一聲。戛然而止。自此後。經三日、五日、七日、一月、二月、三月。而不復續。此語第見窗外月影。漸漸移。此花影於身上。而鄰笛一聲。作幽淒之三弄也。

飛來之日記

天笑撰

天笑生曰。凡敍一事。必詳審其事之顛末。始堪著筆。今余所記之事。乃在五里霧中。卽篇中主人之爲誰。亦幾莫名其妙。如此行文。寧得不令讀者詫怪。然而我乃不得不以筆墨渲染之。爲之傳揚。諸君須知我之此篇。蓋有所受。第授之者。則有一定之範圍。殊不許記其事者。有一字超出範圍之外。嗟夫。彼人乃欲藉我文字。以傳詎知吾文不足傳。或將藉此片玉碎瓊之事實。而令人纏綿不能已已耳。

余每日以五點鐘至記者室。夕陽掛樓窗一角。則必登車。記者室在三層之樓。俯瞰樓下寶馬香車輪蹄相接。雖在深夜。猶聞鱗鱗之聲。時憂玻璃之窗爲動也。望衡爲餐館。越女吳娃。珠香玉笑。笙歌管絃之繁。殆將亂人腦筋。第以見慣之司空當之。亦視如無物矣。室中窗不常開。以案上紙片堆積如秋後落葉。須

逾兩星期始作一大掃除也。

某日之晚侍者照例以書函進疊之高可尺許手披目送至迅當以半小時畢乃事。中有一緘似頗厚揣知必爲投稿家覽其封面則筆意娟秀似出內家意者其婦女時報之投稿者歟於是擱置案右而先啟他函既而展讀之則稿紙外得一牋書曰。

天笑先生慧鑒。緬想風采輒令神往前自中華小說界讀電話一篇教人作桓子野輒喚奈何士君子不相遇合韃軻沉淪遂至伊鬱以終者寧止逾萬詎獨兒女子事哉。鮑明遠所謂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香草美人之思亦如斯寄託而已。某亦世界傷心女子也。少耽詞翰長守幽閨脫我自述其歷史者足爲先生大好之小說材料。來辰萎葉終先朝草或將煩君文筆以爲披露使枯楊寒炭遂起煙華先生其將憐而許之乎。茲

偶。自。舊。奩。中。得。日。記。數。則。閱。之。輒。生。悵。惘。片。楮。斷。墨。比。諸。馬。克。格。尼。爾。之。日。記。將。令。先。生。爲。小。仲。馬。矣。然。我。則。不。願。以。姓。氏。示。人。且。并。不。以。姓。氏。示。先。生。於。我。一。身。本。無。足。卹。惟。以。身。外。之。緣。良。多。牽。掛。我。年。僅。十。九。天。賦。吾。姿。尙。非。庸。庸。然。而。我。歸。結。之。地。蓋。可。觀。矣。此。日。記。中。之。文。字。信。筆。塗。鴉。先。生。爲。我。稍。潤。色。之。其。有。不。可。解。者。仍。之。倘。能。仍。付。諸。小。說。界。我。倚。枕。讀。之。藉。以。自。娛。在。先。生。得。一。不。知。姓。名。之。神。交。女。子。或。亦。爲。奇。遇。之。一。也。而。我。亦。遙。領。先。生。之。情。於。沒。齒。矣。

余。展。牋。讀。之。愕。然。更。三。數。讀。之。益。復。惘。然。乃。按。鈴。呼。侍。者。詢。以。此。緘。之。所。自。來。則。渠。亦。茫。然。髣。髴。似。旅。館。中。之。侍。役。爾。時。固。未。詢。以。何。人。囑。送。也。嗟。夫。人。海。擾。擾。又。何。從。而。一。探。其。來。蹤。去。跡。我。旣。墮。文。字。之。障。彼。來。結。翰。墨。之。緣。傷。心。人。語。則。說。與。傷。心。人。知。過。眼。雲。煙。原。飄。瞥。散。裊。於。空。氣。之。中。耳。旣。承。委。託。烏。敢。不。

遵矧偶留鴻爪。我又奚必刻舟求劍。必欲詢其爲某某哉。嗚呼。我作是言。彼倚枕人見之。或者不嗤我爲妄乎。

以下爲日記原文。而天笑潤色之。

今日爲三月十九日。天氣晴朗。余醒時。鏡臺上小金鐘方鳴。八下也。褰帳一望。則宛宛陽光。已自玻璃窗射入。映照於油碧之窗衣。向者此一桁。均爲粉霞輕羅之幔。余嫌其色太嬌豔。且不耐用。乃易以此。余初醒時。見小眉已在房中。渠聞余欠伸。卽趨視余。余曰。已八下鐘乎。何不早喚余醒也。蓋昨宵余與小眉約。囑其今晨早喚余醒。以今晨爲吾母三十誕晨（按此必爲繼母）爲兒女者。理宜早往慶祝。否則母卽不言。不亦傷老父之心耶。小眉言。昨宵雖如此約。然小姐新病瘥。且夜來恆多失眠。我不忍喚也。此婢子五歲卽鬻吾家。年少於余二歲。吾父令其伴我。名雖主婢。以我無女兒。兄弟視之如妹也。

余起身時體軟無力小眉促之始下牀又謂昨宵咳嗽殊輕減自此當日有起色矣余笑謂汝纔上牀卽鼾聲起又奚聞我之咳嗽者惟近數日間我病果略有起色夜間汗亦漸止否則午夜夢回恆濕透襯衫并枕函亦爲之潤澤也盥洗旣畢余卽臨窗坐小眉爲余理髮余日常僅梳一辮今日須向堂上慶祝理宜梳髻繫裙我又命小眉以紅絨約髻勿用他色而癡婢子乃一手握梳自鏡中偷窺余容似有所思絕不聞余之言者余廻視曰小眉汝癡耶目灼灼視余何爲者豈朝夕厮守尙不相識耶小眉笑而不言則轉啓余疑固詰之則曰無他入春以來我觀主人貌漸豐腴華色亦殊紅潤乃又無端一病十日鏡裏容光微損憔悴顧今日略敷輕粉微抹淺脂而映發光豔殊不減昔脫我爲……渠語未畢余適剔篋中髮垢怒目嗔呼之曰汝敢言小眉則吃吃笑而不語噫我苟不呵止之者彼不知將作何語矣小孩兒家

口沒遮攔亦是常事然婢子固忠於我者其心可感也

妝訖至堂上慶祝畢老父殷殷問我日來身體之情狀既詳且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我觀阿父容色頗慘澹我知我父必見女而思及其母老父常常背家人而對我墮淚然今日爲佳辰烏可爾者將引起一家不愉快事來也我急佯笑假歡引他語以亂之時合家團坐老人忽與母道及彼人頗多體諒之語而母則不言意態殊冷澀午後霞妹雲妹來泥余作手談余以今日合家歡慶亦勉從之顧余殊體孱八圈畢腰骨爲痛矣夜睡略遲乃輾轉不能成睡心事潮湧亦不審來自何方妄想種種牽引而至實無驅遣之法夜半口渴呼小眉索茶小眉見之驚曰又發熱乎何兩腮紅如桃花帶雨也

三月二十七日余昨宵又咯血矣咳嗽反覺略靜夜半覺胸中嘈虛旋覺有物

探喉而出吐諸枕邊小銀盃中而卽覺喉間有腥氣乃拳帳坐起人卽虛晃不定按電鈕出盃視之則痰中紅紋縈帶絲絲均血縷也余見之冷氣實冰我下半身手已無力卽撒落衾上夫我之咯血已非一次有何深駭前次所吐之血更甚於此既而亦漸漸回復其初初春時候我貌且豐潤臨鏡顧影輒自慰也然而病魔又苦苦相尋奈之何哉嗟夫天旣生我於斯世界而復以此苦我就我今生以觀自念未嘗獲辜於天意者其夙世業障乎彼人昨日又來一問病之書語殊委婉然豈能慰我萬一矧我逆知前途之終不可以復合不如早決絕之爲愈也我卽帶病延年而人之視之也似終爲一待死之人嗚呼已矣已矣

余旣不能睡卽起而危坐書桌傍以待天明前數日我往往四點鐘卽醒雙目炯炯至於清曉惟其心欲睡而偏不得睡其情境至爲難過而種種幻想

紛乘以起。毒龍難制。古人之言不我欺也。此中況味我深嘗之。想世界中必有與我同此病者。亦當首肯耳。已而小眉自後房出見我。驚訝曰。噫。起何早耶。余曰。與其輾轉不能成睡。不如起而坐待天明耳。小眉聞言微喟曰。如何又睡不著耶。得無以前書故歟。我微搖其首。小眉曰。凡事乖忤之起。均因病體。而然故我勸主人第一須保重此身。若去此障礙之病。則本屬美滿之事。何須顧慮。今雖小有阻力。又何足灰心。承主人不棄視婢子如骨肉。我言或有一得也。余曰。勿妄言趣取盥水來。小眉去後。余細味其言。不能不生感。一家中人真摯愛我者。除老父外。實推此婢子矣。

余方盥洗而小眉卽爲余整被得枕畔。痰孟見血縷。卽呀然一聲。然急掩其口。蓋防余覺也。此時渠以面伏余被上。泣不可仰。彼弗敢縱聲而哭。恐聲縱爲我所聞。實則我自鏡中已窺見之。但見其雙肩起伏。作波動。知其吞聲咽。

淚也而我亦不覺一股酸淚自鼻而上衝及眶我方以面著鏡以指爪剔眉心一小粒爲熱淚所暈鏡光亦模糊不可辨少選小眉卽以痰盂出我知其必恸哭矣入時眼圈之紅等於葡萄頻揉其眼又佯笑言曰風來灰塵吹入眼中余報以微笑此微笑余實出於不自知然而我笑未畢淚已承睫矣

三月二十九日九點鐘起身昨宵服醫生安眠藥居然得佳睡今日精神已稍恢復矣向者睡夢中略聞一絲聲響卽爾驚覺故小眉屢言欲睡余房中余不之許前夕又言之渠又欲就余臥榻前席地攤鋪而臥謂倘夜半思茶腹飢思粥則可親授又限時服藥有種種之方便余頷之因念小眉自余調理以出衣服一切均由余管理余故不嫌其髒也卽令之臥於我之足畔彼向者睡熟屢呼不能醒今則余甫一轉側卽驚起悄呼曰小姐思茶未余曰不則仍潛身臥昨醫生來謂肺病非絕治之症也若某家姑娘者向亦有肺病

以○余○治○之○未○及○半○年○卽○已○全○治○今○則○貌○腴○而○體○豐○非○復○曩○昔○矣○略○舉○數○人○皆○屬○此○類○渠○爲○醫○生○安○得○不○云○爾○耶○

午○後○吾○表○妹○君○素○來○視○余○疾○妹○年○十○六○方○肄○業○於○某○女○校○今○日○適○以○星○期○也○學○校○中○好○運○動○而○君○素○尤○慙○跳○趨○步○如○頑○童○可○羨○也○其○母○爲○我○之○舅○母○僅○生○一○女○一○子○頗○鍾○愛○之○恆○語○人○曰○此○女○實○不○類○女○娃○其○好○弄○反○勝○於○男○子○也○嗟○夫○小○眉○長○日○伴○我○悒○悒○無○生○氣○淒○寂○極○矣○自○君○素○小○姐○來○而○我○之○閨○中○乃○有○笑○聲○則○君○素○妹○之○來○足○以○蕩○滌○吾○室○中○幽○鬱○之○氣○者○小○眉○雖○長○渠○一○歲○其○實○相○距○僅○三○月○耳○兩○人○謔○浪○笑○傲○幾○欲○翻○轉○我○之○妝○閣○余○以○小○眉○伴○我○至○於○鎮○日○不○聞○一○絲○聲○息○亦○已○苦○矣○今○其○藉○此○足○以○稍○舒○其○活○潑○之○天○機○耶○

三○月○三○十○日○余○以○八○點○半○鐘○起○身○老○父○卽○來○視○余○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而○惟○以○其○子○疾○病○爲○憂○古○人○之○言○寧○欺○余○哉○余○二○日○不○往○餐○室○侍○父○母○同○餐○矣○

而老父則日必至我房中有時我尙未起則輕躡步履以出恐驚我曉夢又往尋小眉細問昨宵得安睡未咳嗽甚乎須知老人之愛其弱息在在加以熨貼而生女不孝竟不能稍分阿父之勞而重其憂言念及此肝腸百結華髮盈顛而僅有我及一小弱弟脫我體健旺詎不足令阿父稍紓其憂思而今竟若此

吾父入吾房雖笑容可掬而眉峰實蘊有愁雲詢我病狀余謂宵來大佳得安睡今日精神頓覺長矣老父言按時飲醫生藥乎不可間斷失時余唯唯父曰凡有病之人爲病所苦往往自戕其軀此大不可者也須知天之生人必爲其安排一生之事業榮悴苦樂惟天所命我惟隨遇而安庶幾無可愧作縱有不如意事而我心純潔可質蒼穹餘事何足置眼汝性聰明當知老父之意試思汝母見背已十年矣爾時汝方九歲我撫育至於茁條成人亦

已勞瘁良以汝母僅此一塊肉臨死時以汝手置我掌中（語至此老父淚珠破眶而出余亦泣不能仰）謂我善視之我以汝故故遲遲始娶爾繼母今幸有一子然我年已老則所望於汝者更切汝能曠達一切則病自霍然病體既愈亦百事順遂矣爾心氣高傲卽爲汝一生喫虧之點在知爾者詎不能諒爾然凡事欲求諒於人已落第二乘矣老父語畢頻頻噓氣余知老人之心苦矣顧余將以何詞慰吾親愛之阿父乎臨行時又言後日我將往掃墓汝宜偕行乎余諾之藉此明媚之春光或者其一蘇病軀乎

四月一日天氣佳晴連日重陰今如向人開笑靨也余以七點鐘卽起晨來薄寒中人猶御輕棉而小眉并爲我疊銀鼠小襖於袂中防侵寒也少選阿父遣人來詢預備否吾聰弟亦來視余卽收拾下船吾母昨日病肝故不往阿父及弟與余共三人挈小眉與之偕船小而頗精潔操船者姑嫂二人長日

艤舟於我家門前。其小姑名阿昭。與余同庚。其搖船爲業。蓋三世矣。浮家泛宅之生涯。其中殆有真樂歟。阿昭以今秋將嫁。亦爲蕩槳兒。讀古人詩。所謂一家一箇打漁舟。結得鴛盟水上浮。儂自十三郎。十五朝朝相見。只低頭之句。似別有風趣。而得天然之意味也。船出城闌。漸見空闊平疇。綠野中農夫。穉子放聲作歌。音韻深長。而白鷺黃犢往來。其間距城市僅數里。顧已閑閑然。不與世外爲緣矣。舟行綠波中。如入畫圖。有時斷橋頽岸。邊一枝兩枝桃花。亂紅上樹。風來時。則作落英之繽紛。嗟夫。花開花落。本屬隨意之天。那足惹行人流連耶。

登岸乘山轎。余以身輕如燕。肩吾輿者爲兩婦人。其一且爲新嫁娘。衣服尙以絳色爲裏也。健碩之氣溢於眉宇。推測此輩自飽食暖衣以外。尙有何求。良可羨也。至吾母塋前。松楸無恙。而山鳥悲鳴。與泉聲潺潺相酬答。我至是。

不能不一哭。老父命我澆酒，佯爲背手看山。我知其淚盈於睫矣。蓋其不欲
據兒之悲，然而我方執壺而眼淚已如斷線之珍珠。拜後更嗚咽不能起立
矣。嗟夫！我欲重陰來侍阿母，卽此坏土，其亦卽我之歸墟義耶。

日記之後，又添數行小字。

自此以後，又有三閱月，未握管書日記。然近數日中，忽又命筆。俟此稿見載
後，再奉呈也。但未可必，或一念之起，卽焚卻之。或我已離此世界，則斷簡殘
墨，付諸塵灰矣。

冤

天笑譯

萬尼曰：不佞供職於國家博物院中，有年矣。我之職爲專司繕錄類之一部。閱
人多不能無所衡鑒，我所最賞識之友朋中，有名阿彌士忒者，國中著名之博
古家也。惟其人貌殊不揚，且有喘疾，軀體委瑣。見者藐之，顧其學問智識大足。

驚。人。於。古。代。書。法。均。能。一。一。辨。識。之。當。其。埋。首。於。古。香。古。色。之。中。實。爲。一。沉。篤。好。學。之。君。子。而。一。離。其。研。究。之。地。頃。刻。乃。幻。爲。一。多。疑。善。怒。之。惡。性。人。物。矣。人。謂。好。古。之。士。恆。多。癖。性。理。或。然。歟。

然。而。阿。彌。士。忒。者。我。但。知。其。爲。一。富。而。有。禮。之。博。古。家。他。非。可。知。也。且。不。審。渠。已。有。室。一。日。渠。方。與。我。道。某。物。爲。神。品。宜。羅。致。院。中。繩。其。美。不。已。而。僕。廝。叩。門。入。則。謂。阿。彌。士。忒。夫。人。俟。於。外。室。余。始。知。此。君。已。有。婦。也。阿。彌。士。忒。請。於。余。曰。萬。尼。先。生。能。許。吾。妻。入。此。否。余。可。之。阿。彌。士。忒。乃。令。僕。人。導。其。夫。人。入。則。一。端。莊。秀。麗。娟。媚。絕。倫。之。女。郎。也。阿。彌。士。忒。乃。爲。吾。二。人。介。紹。夫。人。靦。然。微。笑。又。顧。其。夫。曰。吾。愛。汝。尙。未。預。備。卽。行。乎。

阿。彌。士。忒。微。露。不。懌。狀。曰。我。言。二。時。去。今。纔。可。十。二。鐘。耳。奚。事。急。急。爲。夫。人。曰。君。卽。不。去。亦。得。却。里。曼。那。士。方。欲。偕。我。往。新。陳。列。所。觀。博。覽。會。渠。有。圖。畫。陳。列。

其中我先一行觀畢以車來迎汝可也阿彌士忒冷然曰君何欲者行之可耳夫人曰大佳我今特來告君我必以二時來萬尼君其再見矣語已卽飄然去而我與阿彌士忒仍研究古物顧阿彌士忒卽神思不屬注目於余曰萬尼君汝將謂我不配此年少而貌美之妻乎余聞之駭然蓋余之心理正思及此而適爲阿彌士忒道破渠乃有自知之明耶抑試探我之心理耶余爾時漫應之曰君以爲我作此思想耶君非我又安知我者阿彌士忒曰非也吾友朋中恆見以我娶此少婦輒訝其不倫夫我擁有多資誠不知此多資之於我爲利爲害也今且勿言此事君謂此紙上之字爲十二世紀物乎其實誤矣以十三世紀之初葉尙未有此種書法十二世紀更何得有之此言我可自證非謬也顧阿彌士忒雖斥吾誤我亦樂受之須知彼之鑒衡精當固轉余爲高也我輩檢閱畢阿彌士忒語余曰君可於禮拜六日屈臨敝舍一敘乎我甚欲以

秘藏之物。示君日後此物且將歸於君保護權之下。余聞之茫然不審其命意之所在。繼思渠所收藏之物日後將歸我保護權之下。則彼必將送之博物院無疑。此舉既與博物院有利。則我又何憚跋涉爲哉。且至阿彌士忒家亦可一瞻吾友之屋宇。遂毅然諾之。禮拜六日。余乃踐諾而往。渠家在赫姆士代屋殊精雅絕無塵俗氣。餐時同座者四人。除余及主人夫婦外。尙有一人。則翩翩美少年也。

時則阿彌士忒介紹於余曰。此爲曼奈士君。吾妻之中表也。余見曼奈士卽覺其溫文爾雅。恂恂如好女。而與阿彌士忒夫人則又相親如姊弟。我頗喜近其人。餐頃主人談論風生。顧所言多關於考古事。阿彌士忒夫人與曼奈士似不甚諳於此道。當阿彌士忒與我討論時。彼等則娓娓言柯爾夫之毬戲。惟阿彌士忒雖與我雄談大睨。然我默察其神情。頗注意於其妻與曼奈士之一言一

行我私心。默揣將謂阿彌士忒之妒。此美少年矣。

餐畢。阿彌士忒語余曰。萬尼君。我將以所藏物示君。時則夫人亦迴眸語曼奈士曰。我頗欲君授我以駕車法。蓋我於轉角時。殊未諳練。我甚望於下次婦女賽會時。得一獎賞耳。曼奈士曰。善。此時阿彌士忒偕我入藏書室。而曼奈士亦與夫人聯袂至草場散步去矣。我此時中心默揣阿彌士忒之收藏。必富及一經寓目。果令人咋舌稱奇不已。阿彌士忒曰。此乃我數十年心血所萃。亦數萬鎊金錢所購者。我自矜世界雖大。無有能與此匹者。言已。忽趨至窗前。屬目草場中。二人之拍毬。顧其容色。獰厲令人可怖。我殊覺不寒而慄。

少選。渠乃迴身語我曰。嗚呼。萬尼君。我老矣。而喘病乃日甚。一日自問在世。當不久。卽吾之醫生亦頗與我同意。我已草就遺囑。以我生平搜羅什襲之品物。盡付諸君。君倘能於博物院中。擇一適當之位置。以陳列之。得享世界人之眼。

福以君職權所在我思當非困難之事我今以此託君矣望勿沮我意也余略作數語以慰藉之且曰君之所珍藏者悉爲希世珍貴之物博物院得此陳列殊爲榮幸此必距今年代久遠者也

阿彌士忒驪然曰萬尼君汝誠解人哉凡此品物與我相處者蓋數十年然我對之不啻至親愛摯密之友嗟夫我今將長辭此世去矣我自審不知能再覩明年芳草之綠否冉冉光陰催人而去非時不我待實我之不能待時也嗟乎我將不能復覩第二之春矣奈何奈何時余卽竭力勸慰之而渠終悵然不樂更閱數日而阿彌士忒之死耗蓋喧傳於日報矣初我以爲向之所云乃彼人自傷之語孰知其乃爲死讖也余當日聞彼所言頗不以爲意今聞此耗能不既悲且駭爲此死友灑一掬同情之淚須知阿彌士忒匪特爲余良友亦爲博物界之大功臣也彼願犧牲其畢生心力所得之物以供獻於博物院此其熱

心○公○益○爲○何○如○特○我○未○親○見○其○遺○囑○何○如○又○何○敢○決○言○也○余○正○瞑○想○此○事○而○忽○有○電○報○自○麥○克○泰○律○師○處○來○電○文○甚○簡○但○促○我○往○因○言○與○阿○彌○士○忒○之○遺○囑○有○關○顧○吾○心○竊○惴○惴○焉○以○阿○彌○士○忒○性○素○暴○躁○或○其○瀕○死○之○際○立○一○遺○囑○與○當○日○語○我○者○不○符○則○我○將○大○失○望○然○又○不○能○不○速○往○以○一○審○其○究○竟○如○何○耳○

既○至○麥○克○泰○律○師○起○而○逆○余○第○一○語○卽○云○萬○尼○君○下○走○之○電○想○已○洞○鑒○阿○彌○士○忒○之○遺○囑○良○與○足○下○有○關○係○我○已○錄○得○一○紙○請○君○讀○之○語○時○以○紙○授○我○余○讀○其○文○則○曰○

立遺囑人李恩納阿彌士忒。住居於米德兒赫姆士代。凡我所有之遺產。微論名譽與實物。除吾藏書室之古字第一至第八號外。悉以與吾至親愛之妻。吾藏書室中第一至第八號之古書籍圖物。則與吾友富蘭克萬尼君。請其將至佳之本選出。陳列國家博物院中。餘則分配於各博物館中可也。但

此物非待我死後六閱月不可移動開拆檢視。倘萬尼君能遵我之言。則於吾產出五百鎊爲其酬勞之費。此囑。

余讀已。乃曰。阿彌士忒君。餽我者何如是之豐乎。彼所藏之古書類。已足值三萬鎊。而有餘。彼既以重任託余。余又烏能違其盛意哉。且君確知其物非待六閱月後不可拆視乎。律師領之曰。萬尼君。我本當不必急急召君。第余知此種寶貴之物。迥非尋常可比。甚欲卽以今日歸君保護權之下也。

我微揚聲問曰。君欲於葬務未舉行前。卽以交付我耶。律師曰。如君所言。今日之事不能拘拘於末節。矧我尙有重要之事相告。蓋我卽不告君。而此事固不能終秘。君亦知阿彌士忒夫人與曼奈士先生。今晨已被拘。乃犯以毒藥謀斃。吾保護人阿彌士忒君之嫌疑也。職是之故。我乃萬不能以此貴重之古籍。交彼奴厮看守。當以迅付君手爲當。此物置之博物院中。或可受萬全之保衛。而

我之兩肩亦足卸一擔重任也。

我聞律師言口噤不能答已乃應之曰麥克泰君所言良是我當即收受該品物乞君偕往點交則自可省却一番接洽也第阿彌士忒夫人與曼奈士君之被拘事固有左證乎麥克泰愀然曰是誠出於人意思之外醫生謂阿彌士忒臨終時囑渠勿以死狀告之警察致貽其妻及曼奈士二人之羞渠雖如是囑付然我輩身爲人道及法律之保障又烏可任其死於不明故必極力偵其致死之由以爲死者昭雪。

麥克泰律師似欲力證爲二人所謀殺實則其言詞中我已覺其心中大有躊躇之狀余乃詢曰其夫人亦得悉此遺囑歟麥克泰曰知之渠立此遺囑時並命其妻入以斟酌其當否其妻深贊成謂此遺囑最洽於理我則暗示阿彌士忒以約束其妻重婚詎知彼乃置若罔覺但謂我曰麥克泰君我深信吾妻決

不爲此不情之舉也。嗚呼萬尼君我輩且勿作此長談。須知今日之時。光至爲寶貴。今請足下趣將此古物取去。則我可卸却一重負擔也。

時則檢驗吏驗得阿彌士忒之屍。其服毒最確實。而法律家之對於阿彌士忒夫人及曼奈士之二人。其嫌疑爲最重。我則終覺此兩人爲謀殺犯。其人頗不相類。每次堂訊。余必親往觀之。見彼一對可憐蟲。垂首罪人欄內。我輒爲之扼腕不已。我甚望堂上速判以無辜。試思彼二人者。一爲溫文爾雅之畫家。一則花嬌玉媚之美人。詎以如此人物。而謂其操殺人生活者。奈何官家不情。被逮於獄中。使受人生最難堪之痛苦哉。顧未幾而罪人受鞫。證據昭然而我之希望心亦逐時間而刪減。

此時第一證人爲看護婦。蓋阿彌士忒病時曾雇以助理。阿彌士忒夫人看護其夫者。看護婦言夫人以藥餌食其夫。日日如恆。并無變易。是可以誓諸天者。

而阿彌士忒每進藥時輒露疑惑不快之狀夫人看護其夫頗見誠懇之狀特未親嘗其夫食物耳第二證人則爲阿彌士忒之家醫謂初以阿彌士忒之病爲其慣常之喘症後始漸覺其受人爲之毒劑顧救治已無及至其死後然尙未敢以死狀決定故卽報告檢驗官云

語時國家大律師可洛士君卽起而詰問我知大律師之心中亦甚疑阿彌士忒夫人與曼奈士不類殺人者且以阿彌士忒素有喘疾則去死亦近而喘病一端亦爲本案一重要之點顧檢驗官則於問官之前誓言屍體中確有人施之毒質其量甚多足致其人之命而有餘并證明此毒藥得之於病人所服之藥及食物中且驗得凡病人室中所有之各藥瓶及一切殘賸之物中均含有此種毒質多少不等云云大律師可洛士再三詰之仍堅執如前不少變更於是警察長呈一紙紙上承以白色之粉質卽毒藥也言自阿彌士忒夫人首

飾匣底所檢出者紙上且刊有藥肆及主人之姓名法官立命警察傳藥肆主人至主人乃言此藥爲曼奈士所購購時爲狀夷然如平時但所署之姓名爲贊鼎耳時則阿彌士忒之律師麥克泰上堂僅言阿彌士忒所立之遺囑於其妻固大冇利益者而夫人亦豫知之問官聞言卽舉其嚴厲之目光以矚罪人嗚呼我知此人必無幸也矣

爾時又傳阿彌士忒家之僕婦詢問均言阿彌士忒夫人與曼奈士良契厚此人雖不足證明此案之歸墟然當知此言一出亦與彼兩人以不利之點可洛士大律師更跼蹐不安作感眉沉思之狀第以此案百口同聲皆隱隱證彼兩人之有罪卽辯才無礙如可洛士者亦將束手而無從下喙顧阿彌士忒夫人玉容憔悴入此罪人之欄聽審則意態自若一似無所愧於心者亦無恐懼瑟縮之態堂上每詰以犯罪事實輒云不知且謂己之首飾匣中藏有毒藥己亦

莫明其故。又謂渠深信外人中亦無與其夫婦不相能者。然而阿彌士忒夫人雖作如是言人輒搖首不之信。縱夫人出此罪人欄時意態蕭閑而人方謂夫人以一幽嫻女子而心臬意險如此無怪干戈之起於骨肉也。

阿彌士忒夫人既退繼之而受鞠者卽曼奈士也。我方冀曼奈士或能自辨詎知適足令我神喪意沮。蓋甫一詢問曼奈士卽自承爲購毒藥之人。則藥肆主人之言爲真確矣。惟其所以購藥之故則因阿彌士忒言其園丁告以狸奴常來蹂躪其所植之花草不堪其擾故令曼奈士購毒藥以斃之。他非所審也。問官曰既屬正當則又奚爲不用真姓名耶。曼奈士曰是則阿彌士忒先生之意。渠雅不欲鄰人知所畜之貓爲渠家所斃也。問官曰汝曾以此事告阿彌士忒夫人否。曼奈士曰未也。阿彌士忒令我勿告其夫人。蓋以夫人性仁慈不傷物類脫令彼知之則將阻彼勿斃此可憫之狸奴也。

問官復傳園丁至。園丁者曾證阿彌士忒夫人與曼奈士最契厚者也。因詢其是否因鄰家蹂躪花草故稟告主人購毒藥以斃之。園丁言初無此事。訊問之局將終而可洛士律師又起而爲之辯護。謂世界冤獄如此者正多。往往以略不經意遂至誤入人罪。又以種種理化之經驗。謂事有出於人意想之外者。而觀阿彌士忒夫人種種情狀。殊不能斷定其爲犯殺人罪者。可洛士言之頗極通暢。余暗語麥克泰曰：君不見堂上已動容乎？或者恃可洛士之雄辯足以拯彼二人也。麥克泰搖首歎息曰：恐未必然耳。可洛士雖熱心辯護。我恐堂上終難信其語。脫令可洛士果有勝訴之日。則當更易此法律耳。已而判詞下。則斷定二人爲有罪。我不禁服麥克泰有先見之明。俄而堂上傳語獄卒謂善視罪犯此爲上流人物也。

獄既定。人人腦海中漸次消滅其印象。譬如釀冽之酒。固漸沖而澹。久久且失。

其味然我則終不能忘情於此受罪之二人。是非我之較衆人獨厚於彼二人。良以阿彌士忒與我有遺囑之關係。矧言六月後始能檢視其所遺之品。每念此品輒聯想及於夫人與曼奈士二人。飄瞥光陰。迅如流水。顧余則以有所待之故。乃覺其久遠。幾一日如三秋也。未幾而六閱月之期滿矣。期後之第一日。我卽取鑰啓篋。第一篋既啓。卽於其中得一緘封面。亦無姓氏住址黏之甚固。我以為此必目錄及說明關於古物者也。拆之見頁數爲至夥。然皆空白無一字。獨於最後之一頁。則有字跡。余急讀之。其詞曰。

萬尼先生足下。我知君待此六閱月之光陰亦甚苦矣。顧我之所遲延者。亦正有故也。第一事我當告君者。卽我之喘病淹纏已數載矣。我亦深厭生此人世。受此肉體之痛苦。且亦瀕死者屢矣。又念我苟一旦奄忽以終。則必有人幸而樂之。我又何能輕於一死也。然而病魔之相尋。乃無已時。誠非楮墨

所。能。曲。盡。卽。此。數。年。之。支。持。亦。不。啻。呻。吟。於。地。獄。中。也。我。嘗。此。況。味。初。欲。一。朝。謝。世。卽。不。以。一。錢。遺。吾。妻。明。知。我。死。後。吾。妻。必。歸。曼。奈。士。然。心。尙。不。甘。褊。妒。之。心。交。襲。而。至。我。遂。思。與。彼。二。人。同。遊。冥。國。矣。嗚。呼。萬。尼。君。須。知。我。計。可。云。至。巧。我。命。曼。奈。士。以。假。姓。名。爲。我。購。毒。藥。而。以。少。許。暗。置。吾。妻。首。飾。之。盒。中。餘。者。散。置。吾。室。中。各。飲。食。物。中。并。取。服。足。以。致。命。之。量。當。我。喘。作。時。我。卽。安。坐。安。樂。椅。中。奄。然。物。化。我。知。懵。然。如。吾。國。今。日。之。警。察。必。且。疑。彼。兩。人。之。殺。我。我。以。不。費。反。掌。之。力。而。挈。兩。人。同。去。此。本。家。庭。羞。惡。之。事。渠。二。人。雖。無。以。對。我。然。確。非。殺。我。之。人。矧。以。君。爲。我。至。友。故。覲。顏。舉。以。奉。告。使。世。間。亦。有。一。人。知。彼。二。人。之。罪。爲。冤。以。稍。明。此。事。眞。相。而。已。此。爲。極。不。名。譽。事。不。宜。披。露。於。人。然。想。君。得。見。此。函。時。我。死。已。久。渠。二。人。之。罪。刑。亦。必。已。判。決。執。行。我。知。君。見。此。函。時。必。愴。然。自。失。又。必。訴。我。臨。死。時。之。計。險。而。毒。雖。然。君。未。知。我。

在生時中心之痛苦也阿彌士忒啓

我讀已茫然者久之卽疾趨至電話機前探律師麥克泰渠適他出乃囑其書記謂待渠歸後告彼速來博物院有要事奉商復歸余書桌欲重閱此信而桌上僅餘白紙數頁翻覓殆遍不見半字室內無風何致爲彼吹去噫寧非大怪事哉俄而麥克泰果至我告以所見彼索函余謂此函奈已不翼而飛抑已忘置他處麥克泰頗疑吾言助我覓之數十分鐘仍未得我愧甚深恨己之健忘而又恐麥克泰之以我打誑語麥克泰曰萬尼君君之思索此案深入腦中似宜請假數日以休息之俟愈後再檢理阿彌士忒所遺之物可耳否則大病且作矣以我視君今日之神經頗不安貼也

我聞麥克泰言憤甚不能答一語而麥克泰小坐卽去去時復頻頻以休息爲囑我漫應之然明明見一函終不信己之神經至於錯亂當時仍整理阿彌士

忒遺物至一星期後檢至第八篋於篋底復得一函急取而拆之狀類狂癩函中祇一頁上書曰

萬尼君君必詫我函何以失踪君乃未知我作書之墨水乃合一種藥料所成以此種墨水作書見空氣不及一分鐘卽銷滅於無形此法我得之於古記錄中但此法未可傳於世蓋一傳後又將增多少罪惡也

此時余乃如夢方覺手持此函漸漸覺字跡果淡而至於無嗚呼阿彌士忒之計誠巧矣此誠一家庭慘劇也特不審其夫人與曼奈士果有情愫與否此人家閨閣事君子所弗道然我輩既心知其事仍無以拯彼二人於罪誠爲畢生抱憾之舉我用是不能不草此篇以告讀者以文字上爲彼二人白其冤也

發明家

天笑 毅漢合譯

施門士者自號爲近世發明家也惜其所發明者無大奇怪之處而施門士則

自謂精巧絕倫特其抱此奇才未遇識者施門士輒作咄咄書空之態施門士遷居至紐堡城解卸其家具時則怪異之機器一一呈露鄰人咸莫識其名嘖嘖道奇蓋未識此公爲一近代發明家也

愛北勒卡士者乃施門士最密邇之鄰居也亦最先發明施門士爲大發明家者也自施門士遷居來此一星期後愛北藉借一錘爲名得進謁此發明家愛北本自有錘三亦有鑽鉗之屬其所以向施門士告借者蓋欲藉此一瞻發明家室家之好耳

愛北自念以區區瑣事乃驚擾鄰右則未敢遽叩大門乃繞至側門方舉手欲叩門則覺有一物力握其右足之踝一若鐵肆中爲馬掌釘鐵之狀愛北大駭狂呼急攬門環以自持否則身且立仆俯首審視則有一鋼手力握其足另有左手則持刮泥器及鞋刷爲之刷去鞋底之泥垢已而此足已釋他足又爲所

持愛北不得已。一任所爲。惟盼施門士速來救護耳。

少遷施門士出。面有喜色。莞爾向愛北道。晨安。爾時門下兩鋼手已釋。愛北之足復其原位。愛北既駭。復怒。一見此怪物之主人。公卽指而問曰。彼何物。斯乃侮弄人。一至於此。施門士輒然微笑。已復柔聲下氣曰。是謂之淨鞋機。愛北怒曰。吾鞋寧不能自淨。而必假手於此怪物。

施門士仍溫語曰。先生勿怒。是蓋爲吾家小兒而設者也。以吾兒殊頑劣。不欲其帶泥入室。故設此以治之。先生須原諒。此爲一機械。非有人性。故不能辨別其孰爲成人。孰爲小兒。無論誰。何一踏入此門前之鐵板。則終須爲之糾纏多時也。

爾時愛北色稍霽。然猶作怒聲曰。汝作此物。我恐幼稚穉之兒童。突遇此物。寧不驚啼。施門士曰。幸此物不傷人。無妨也。我所發明之機器。類此者。正多。頗能爲

人。代。勞。藉。省。人。力。君。請。入。室。我。將。一。一。示。君。

於是愛北隨之入。施門士介紹其夫人。夫人身材瘦小而溫婉。可人。惟眉黛間似含有愁意。大足表示其心中無限之鬱鬱者。寒暄既竣。施門士遂引愛北至各處參觀其所發明之物。

施門士每指一物。輒加以引證說明。愛北得觀生平所未見之物。詫怪不已。則見其洗杯盞。造麵包。割切各物。均以機器代人工。室隅一煤油摩托機。施門士謂此爲洗衣機。及小兒所用搖籃上之原動力也。

施門士又出一機。謂可去馬鈴薯之皮。又能切火腿成片。更可殺雞爲用。至廣餐室中。桌上有一留聲機器。謂餐時用以代人祈禱。其音響閎亮。當可上徹天國。非若常人之閉目喃喃自語者。

施門士又指示一輦。楊榻之兩端各有兩盒。盒以絨爲蓋。支以銅架。施門士曰。

此中爲物至適人用。矧此榻又能變形。稍加屈疊。卽成德芬潑式之桌。一物可兼二用。誠妙品也。至兩盒之作用。則譬如我。今方從遠道歸。旣倦且熱。或履沾灰塵。則僅須偃臥於此。而盒中有物。自能爲我整理。不勞人力也。

於是施門士自卸其衣。并去其襯領。臥榻上。略按榻側之一鈕。則銅架所支之兩盒。蓋自啟。遽伸一手。出持半溼之海棉。爲之拭面。已復出一迴旋之風扇。扇之令乾。足畔之盒。則出帆布一方。墊其足下。以刷去履上之灰塵。塗以鞋膏。復從而光之。施門士復爲之說明曰。無論睡時醒時。僅須一觸其鈕。此物卽能循序而行。但得一星期。旋其發條之簧足矣。

愛北瞠目而視。如置身夢幻中。不知所可已。而曰。此種奇怪之物。君乃得自何許。施門士突自榻中起。挺身傲然而言曰。此余自造之耳。君殆不知余固爲發明家歟。以余一晝夜之思想。足抵常人之一星期。余今方潛心於捕賊機。

愛北曰噫。機能捕賊。歟。施門士曰。奈何不能。今社會通行之賊。警物至。呆拙。徒能警賊。令速遁耳。非足以懲創之也。我所造之機。則能擒獲。而加以懲罰。蓋此機之構造。至爲精妙。賊欲推窗而入。一觸機關。則余床頭有一物。力握吾髮。而醒我。我既醒。可靜候其入室。然後按動一機鈕。使窗下與梯下之活門。閉然自關。而賊卽墮入地窖中。此活門。并有彈簧。以制之。賊墮後。門亦自闔。而賊似虎之投。奔狼之入穴矣。凡小市鎮之跳梁小醜。恆從樓下撬窗而入。我設此機。其奏效也。當可操券而得。

愛北縱目四觀。見室中尙有不可名狀之物。乃曰。精巧哉。君也。他日君將享大名於世界矣。施門士聞之大樂。不可支。蓋生平第一次聞人讚賞之語也。愛北徘徊室中。細察種種神怪之物。爲狀有疑慮。色施門士知其尙在疑信參半。方啟吻欲言。而愛北已先言曰。我尙有未了事。此時尙當暫去。異日再趨前一聆。

大教。

愛北歸家。以所見之事。備語其妻。妻曰。不意我鄰家。乃有此富於思想之人。愛北曰。惜其所製之機器。無甚大用。但能作瑣屑之事。以余觀之。彼卽以此發明品。出售於市場。亦未必得善價。人孰肯以燦爛之黃金。而易此廢鐵乎。

愛北夫人曰。否。子言過矣。彼所發明者。當屬至巧。殊令我聞所未聞。我意彼所發明之機器。定必大有造於家務。不能以廢鐵目之。矧我默窺其人。大有心思。我今將以此消息。往告黑蓮夫人也。語已。卽匆匆去。

逾兩小時。而此消息。已傳播於紐堡城中。人咸知施門士爲狂熱發明家。并知其家中。滿貯機械之怪物。人皆以爲施門士之來此市鎮者。殆欲小試其所發明者。然後爲世大用也。又有爲施門士夫人扼腕者。則謂不幸而爲此發明家之妻。必將受其夫強迫。使用此機器也。因之置其命於危險之地。良可悲也。

惟是紐堡城中雖耳食其事而終以不得目擊爲憾事三日後款門求見者踵相接向日之門庭如水者今日門庭如市矣施門士夫婦遂有應接不暇之勢施門士以所造之機器披露於衆人前時意頗自得且逐一試驗了無倦色猶虞人之不解則反復以說明之特其夫人則意嫌煩擾且愁怨溢於眉黛知盈庭之客特爲好奇心所鼓乃爾至此初非有所友誼也

羣客以此種種奇異之物映入眼簾中由眼簾傳達至腦蒂遂生種種之幻想當展覽施門士之機器時人人心中惴惴然以爲是機器恐將力擒余身而強爲之磨齒理髮我人固無對抗力也

當施門士每示人以一物時羣客咸嘖嘖稱異并言此機用途至廣必能得政府之嘉獎受社會之歡迎君誠智慧之人也及一出門則附耳相告謂皆無裨實用用此機器至爲煩人殊不若人力之爲優施門士創此種種怪物乃中此

發明之毒而其夫人亦大可憐。我恐此可怖之機器匪特傾其家而破其產。且將削去其全家人之頭皮如削馬鈴薯狀。并搗其肢體成糞粉如製肉醬狀。則大可憂也。

施門士坐是爲人疑懼。暗中恆有人監察之久。而監察之人亦倦於從事。防閑稍弛。前此之所驚異者。至是亦視爲常事。施門士雖每星期不絕有所發明。人亦不之異。

施門士未嘗以其發明品試驗於鄰人。故尙未致失鄰人歡。而數月來相安無事。施門士每告成一物。至完全可實用時。初未敢輕試之。鄰右而鄰右見之。則頗有躍躍欲試之狀。然因是而乃生出無數意外之不幸。

黑蓮夫人曾向之借用擊地毯之自動機。孰知甫一試擊。而此機竟將其地毯擊成無數之小孔。黑蓮夫人實未審其用法。及施門士知之。已無及矣。

既而愛北。又向之借犁。田機器孰知所用。又不得其法。此機犁之極深。致將愛北所播之種子。永永不能萌芽發出。

有嬌婦名司葛氏者。亦施門士之鄰家也。方捕雞欲殺。而施門士憐其荏弱。無力助以機器。詎知稍一不慎。乃將司葛氏之雞橫斷爲二。諸如此類。指不勝僂。而施門士於是遂取厭於鄰人。

然而猶未已也。某日之晨。黑蓮夫人方推一刈草器於園中。刈草器重且笨。以全力推之。始能動其萬一。而酷日漸昇。汗如雨下。面赤如火。炙手顫且發泡。施門士於籬間窺見之。歎息曰。瘁矣。夫人脫汝爲發明家者。當無如此之勞苦也。黑蓮夫人爲烈日所炙。已不堪其苦。聞此語後。急詢曰。施門士先生。汝所發明者。果能助我作此役乎。施門士曰。奈何不能。我之機器。百事皆能代人之勞。豈第此也。黑蓮夫人曰。我恐汝之機器。僅能刷齒殺雞之用。其力又詎足以曳此。

刈草之機器

施門士意似慍曰夫人何小覷人者我之煤油原動機其力甚大此機有輪自能行動若以曳子之刈草器其力固綽綽有餘裕夫人但按持其方向足矣脫用此機勞逸真判如霄壤黑蓮夫人急以帕拭額上汗曰果如是請速攜來感且無極施門士曰諾遂急趨回家攜此機器來

於是乃以巨索之一端繫於原動機之前軸一端繫於刈草器之柄一撥動機關遂緩緩而行施門士則把刈草器之柄以定其方向果夷然自如毫不費力乃語黑蓮夫人曰如此當不勞人力夫人但隨之而行把其柄如舟子把舵者然迴旋定其方向足矣

黑蓮夫人始而不語意似有所未信已而試之乃承認此機爲至便利之物施門士見黑蓮夫人肯用其機心爲愉悅卽亦別去黑蓮獨駛此機與前相較勞

逸頓判。願人心貪求無厭。黑蓮夫人又操作於烈日之下。頗爲不耐。因思此速率尙未增高。莫若再一轉其機。至最速之度。則吾事瞬息可了矣。

於是放去手中所握之柄。轉其機。振至最速度。則煤油機忽飛奔而前。黑蓮夫人急趨前得握刈草器之柄。然爲力甚大。黑蓮夫人幾爲其牽率而撲於地上。夫刈草器本爲一重笨之物。今受此莫大之速度。則狂逸跳躍而去。大似溜韁之馬。地上之草。僅刈去其半。以刈草器跳突時所遺者也。

黑蓮夫人此際爲狀。至狼狽爲機器所拽。顛頓而前。僅極力持其柄。以避樹木而已。明知速度太大。然欲更振其機。以減速度。則又不敢。蓋虞一釋手。則此機將自由奔馳。以蹂躪花木也。不得已。則力握其柄。隨之奔突。煤油之機作聲。軋刈草之器跳躍而前。黑蓮夫人則載喘載奔。如是者。迴旋作數十周圍。黑蓮夫人意謂今日殆將以奔波死矣。

幸。而。其。夫。自。外。歸。見。其。妻。方。持。一。刈。草。器。狂。奔。於。花。圃。中。冠。墮。領。碎。履。破。裳。穿。汗。珠。點。點。隨。頰。而。下。見。之。大。駭。念。其。夫。人。得。無。受。日。曝。久。而。中。狂。熱。乎。急。舉。手。止。之。而。夫。人。乃。若。未。覩。仍。竭。力。奔。馳。至。數。十。次。忽。足。蹴。一。樹。根。躓。焉。甫。一。失。手。自。動。機。果。自。由。而。去。直。衝。花。畦。數。年。來。心。血。栽。培。之。名。卉。遽。蹂。躪。其。大。半。既。而。又。飛。越。一。細。竹。之。籬。而。墮。於。洋。蔥。之。田。此。時。黑。蓮。夫。人。喘。息。既。定。見。毀。去。多。物。心。大。悲。痛。喃喃。自。詈。不。已。而。施。門。士。知。之。則。亦。趨。至。并。無。慍。色。惟。其。意。以。爲。黑。蓮。夫。人。實。至。愚。不。足。以。用。其。機。也。攜。至。家。須。從。事。於。修。理。矣。

閱。三。日。施。門。士。復。攜。一。機。器。并。一。抽。水。具。後。附。以。橡。皮。之。管。纍。纍。然。徑。至。愛。北。家。愛。北。訝。曰。是。又。何。物。也。施。門。士。曰。是。謂。取。乳。器。亦。爲。新。發。明。者。惟。尙。未。實。驗。今。之。來。此。蓋。欲。乞。君。家。母。牛。一。試。此。機。之。功。力。也。愛。北。細。視。機。器。狀。殊。鶻。突。又。復。躊。躇。曰。吾。家。母。牛。克。廉。明。最。膽。小。易。駭。君。可。保。此。機。不。致。傷。彼。者。我。當。許。君。

試之。

施門士毅然曰：君可放心試行之時，彼當帖然，且不覺有人之取其乳也。愛北曰：子萬勿攜此機至牛棚內，我引克廉明出可耳。既至棚前，愛北問曰：此機有如許管子，果何用者？施門士曰：此繫於牛體者耳。言時，將煤氣機曳至棚前，以皮帶圍繫牛腰，且曰：苟不如是，彼一動，則橡皮管將盡脫，卻用此杆管附之，可使機器離牛極遠。若有人欲售乳者，可攜其牛及此機至市中，且售且取乳，既鮮潔，復不勞人力，詎不便利。

愛北噫氣而歎，似未深信。其言者，施門士以橡皮管裝於牛身，牛大不安。蓋雖蠢物而生平未經此種束縛，不覺奇異。及施門士開動機器時，牛更大駭，竭力撐拒。幸愛北力持之，久之乃安，似亦不覺乳爲人取。牛乳漸由橡皮管流入桶中。愛北急欲一視，乃釋去手中繫牛之索，至機器前，見牛乳果源源而出，不覺歎。

異。

方聚語間。柵門爲風所吹。砰然作巨響。牛乃大駭。狂逸至於大道。顧機器尙繫於其身。不得脫。遂并曳之而去。愛北急追之。黑蓮夫人家之犬。攔路狂吠。牛見之。益駭。奔益力。不可嚮。邇愛北不能及。徒呼荷荷。牛躍時所出之乳。已盡。傾爾時。機仍運動未已。乳乃狂溢流瀉。路中如噴水。之車牛不顧也。惟欲避去。此可怖之機。并吠己之犬。馳突迅奔如故。而犬仍吠逐於後。其聲狺狺然。機器之聲。軋軋然。牛乳四溢。遂成一幅絕奇妙之活動寫真。

爾時村民爭出以觀。此不可思議之怪事。有畏之者。則力闔其扉。慮牛之突然衝入也。及至郵局之門。方遇一健兒。力竭之。然而此時牛之乳房。蓋已萬分枯涸。非更待四十八小時。後不能更得乳矣。

逾數日。愛北與黑蓮夫人相聚。而談此事。愛北曰。渠自來此。長夏中。我受其愚。

者屢矣。今我之克廉明，且爲所傷。黑蓮夫人曰：自我假用其煤油機，以刈草、毀去花木、洋蔥，且不必言我爲此機械牽拽而狂奔，如今腰背尙覺痠痛，未已也。我日夜祈禱，亦望彼受一重創，稍消我心頭之恨。惟彼曾未有一失，斯可異耳。今渠又造成一機器矣。

愛北曰：何物乎？曰：厥名爲逐客器，脫有不速之客，至其門前，一觸機，振則簷上之水噴注而下。施門士謂行客之畏水，甚於狸奴。一經此冷水浴，無不狂奔而去。愛北曰：施門士善於惡作劇，然則此機亦意中事也。鐵路橋處，一星期前新來大隊步兵，若令此輩來施門士門前者，當爲之醒醐灌頂。蓋兵中有狀貌怪醜、猙獰、怖人者，故曼理入夜後，卽不敢外出畏兵也。

黑蓮夫人曰：是矣。施門士殆恐兵入其屋，故特設此以預備之歟。但施門士仍不懼夜出。今日又與伯脫格利外出釣魚去矣。愛北曰：以何時歸？曰：明晨。曰：彼

去時曾裝置逐客機乎。黑蓮夫人曰：彼爲狀，倥偬似未裝置。愛北曰：惜哉！脫已裝置者，回時或忘之，則亦可以一浴其體。黑蓮夫人若有所思，曰：機在木柵下，安知我輩不能裝置乎？愛北曰：其夫人寧肯容吾輩乎？黑蓮夫人曰：我輩且勿令夫人知之，待其熟睡後，試爲之。且施門士已告我，以此機之用法矣。

愛北躊躇曰：萬一爲他人觸之，奈何？黑蓮夫人曰：子無虞，此深夜，有誰至其屋者而施門士凌晨卽歸，當在昧爽之際，蓋伯脫格利亦須及早至，辦公處不容緩，故施門士亦必早歸，試思於此破曉之前，有誰入其室者，脫有之，非盜卽賊耳。子毋過慮。

愛北曰：善哉！好機會，不可失也。若能報之，以此一洩胸中積忿，誠大快人意事耳。湯姆夫人乎？吾等試爲之，若能覩其徧體淋漓，我輩當大樂，而彼亦以此舉足以療其發明之狂熱病矣。黑蓮夫人諾之。夜將半，二人乘梯踰垣而入，遂至

木柵許取逐客器灌水滿之裝於門首之簷際事畢匆匆歸家意頗自得
黑蓮夫人歸家就寢忽聞電話鈴大震於是卽起取聽筒聽之問爲誰有婦人
聲應曰君爲黑蓮夫人歟曰然婦人復顫聲曰我爲施門士曼德我家已捕得
一人其爲盜賊抑行客均未可知頃間我醒時瞥見客室閃閃有燭光一偉碩
之黑奴坐於其間我急轉動捕賊器而此人遂墜窖中矣今乞君來處置之最
妙則與愛北先生偕來也

黑蓮夫人聞此大駭黑甜鄉之睡魔早已退避三舍高應曰謹如尊命轉瞬卽
來君其靜待勿怖也言已卽至鄰家往叩愛北之門愛北亦大驚異急急披衣
手顫不可止且行且曰然則施門士所發明者殆非盡屬廢物也幸而施門士
夫人乃藉此器以捕獲之否則將席捲其所有而去尙堪設想乎
黑蓮夫人膽素巨且有愛北爲之助則亦不恐沿途則爭料彼黑奴之攜鎗與

否。繼。而。思。鄉。鄰。求。救。義。當。往。助。乃。鼓。勇。而。前。甫。一。踏。入。門。檻。黑。蓮。夫。人。大。呼。一。聲。抱。頭。而。奔。愛。北。方。欲。詢。其。理。由。亦。不。覺。呼。曰。天。乎。美。哉。我。輩。竟。忘。卻。此。逐。客。器。作。法。自。弊。矣。

此。際。黑。蓮。夫。人。寒。甚。顫。亦。不。可。止。乃。急。急。抖。去。身。上。之。水。繼。續。言。曰。紐。堡。城。中。吾。兩。人。可。謂。最。愚。也。矣。時。則。門。微。啟。而。施。門。士。夫。人。探。首。外。窺。見。二。人。曰。噫。君。等。來。矣。乎。我。望。眼。將。穿。矣。彼。簌。簌。者。何。聲。意。者。天。其。雨。耶。

黑。蓮。夫。人。忸。怩。曰。否。我。輩。乃。觸。發。施。門。士。先。生。之。逐。客。器。矣。施。門。士。夫。人。大。不。安。曰。噫。此。實。我。之。疏。忽。也。誠。有。以。苦。君。等。矣。我。乃。并。才。知。彼。已。裝。置。此。器。而。去。今。君。輩。如。此。我。更。抱。歉。

愛。北。曰。此。小。事。不。足。掛。念。敢。問。賊。何。在。施。門。士。夫。人。曰。在。窖。中。窖。鑰。與。燈。悉。在。此。願。君。慎。之。勿。爲。彼。所。乘。也。二。人。遂。戰。兢。啓。窖。門。大。聲。高。呼。叱。賊。速。出。就。縛。并。

言已攜有手鎗。脫欲遁者。則將以一彈丸洞其胸腹。

顧爾時。窖中黝黑如漆。既無應者。又不見人。兩人不獲已。鼓勇拾級而下。燈高擊鎗。按機防不測也。然而四覓窖中。固闕無人跡也。兩人互相視以爲受人愚矣。黑蓮夫人低語曰。得無又惡作劇耶。愛北曰。是矣。彼必已聞我輩裝置逐客器之聲。故設此計以愚我輩耳。

兩人方猶夷間。而施門士夫人於窖門之口呼曰。君等已捕得之否。黑蓮夫人曰。賊不在此間也。施門士夫人曰。然則真異事矣。我確聞其墮入窖中。而乃不見其殆。妖魅乎。且此窖中。決不能他遁。其細檢之言已。亦逡巡而下。向黑閣之處。睇視之。忽指一木桶曰。誰顛覆之者。今日日間。此桶之位置。固如是也。

黑蓮夫人趨前觀之。忽一躍而退。驚呼曰。噫。桶口有兩足伸出。愛北以手鎗擬之。曰。爾其速出。此時衆見一人似屈身坐其中。爲桶所繫。束而頭與兩足伸出。

桶外不言亦不動。黑蓮夫人顫曰：是人殆已死。否則受重創矣。乃以燈燭其面。果黑人也。爲狀已柔。輒無力。且無呼吸。於是愛北蹴桶。桶乃旋轉。桶中人仍寂然不動。更近而視之。不覺連呼怪事。則其手固爲白色也。三人默然者久之。施門士夫人忽舉臂大呼曰：天乎！是蓋亨利也。吾夫何爲若此。語時則淚隨聲下。愛北與黑蓮夫人都大愕。

桶中人忽睜目以視。語施門士夫人曰：休矣。汝輩乃視我如玩物。苦我甚矣。今且速出我於桶中。我體塞此不得出矣。於是愛北抱其桶而黑蓮夫人與施門士夫人曳其手足。極力一牽如蟬之退殼。施門士力伸四肢。復摩抄背部。其妻泣曰：亨利。汝面何爲若此。殊怕人也。汝果何遇者。

施門士咆哮曰：趣止爾言。勿絮絮擾人。我亦未受創。若非爾辨識我者。則彼等且不識我之爲我矣。我今且爲爾等道其顛末。蓋格利偶罹小疾。故未及期。卽

歸我出時本未攜鑰返時又不欲叩門以擾吾愛妻清夢遂踰窗而入偃臥榻上以首枕於榻之足部適近窗際又可以吐納清新空氣也我困倦已極故交睫卽寐睡時復輾轉不寧不知何以忽觸動機鈕時方夢置足於冰箱而探首入熱爐內及醒方知洗面之器爲余濯足而擦靴之器爲我塗面也

愛北與黑蓮夫人聞此不禁忍俊欲笑惟以手指相疊作聲空窖回聲其音倍響施門士夫人亦嫣然欲笑惟彼發明家則默然怒坐久之又憤然續語曰我乃燃燈自視其面方欲設法洗之不期橐然一聲遽墜於窖內且身體適屈塞於一木桶中緊箍我身實無言可以形容輾轉不得出大呼吾妻而吾妻方以電話召集君等不聞我聲及君等來自念不如靜待君等出我於桶若非受此桶之拘束者則君等啓窖門時我當奪門而出也

黑蓮夫人曰幸哉君若遁逸者則愛北先生之鎗機一發而君之性命將莫可



A541 212 0009 1437B

挽回矣。施門士曰：但我雅不欲君等知我之，因此自困而見嘲也。我且猶幸在黑闇之中，當不能辨我貌。故屏息不動。施門士夫人曰：我若非覩君手至此，尙不能辨認。

施門士曰：我雖自苦，然此事大足以證明我機器之效力。施門士夫人曰：是固然矣。然爾亦知黑蓮夫人與愛北兩君來助我時，乃爲汝之逐客器，作醍醐灌頂之舉，不足令人抱歉乎？施門士聞言，大愕。黑蓮夫人與愛北之血，幾欲衝破面皮而出，有如蘊紫。

黑蓮夫人囁嚅曰：是蓋我所裝置者，我以爲外來新駐之兵隊，頗非守法之流，而尊夫人方年輕，君又不在家，故於晚間爲君裝置此機器於簷前。施門士大笑曰：是矣。後君等來，此忘卻此物，乃致受其困耶？我且問君等將以今夜之事，宣傳之歟，抑非歟？愛北曰：若君能自守秘密者，我輩當亦爲君祕之。

(完)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發行
 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發行



(天笑短篇小說) 全二冊

定 價 銀 七 角

譯 著 者 吳 門 包 天 笑

編 輯 者 杭 縣 董 哲 薌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轉角路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天津遼寧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青島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香港廣州汕頭貴陽桂林
 東昌廈門蘭州烟台煙台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哈爾濱新加坡

註冊商標

